




花 小

〔集說小篇短〕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motif, featuring stylized flowers and leave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中學雜誌叢刊

34

小 花

(短篇小說集)

開明書店印行

花 小

版初月五年七十二國民
版五月三年八十三國民

○五・○價定冊每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中學生社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目錄

小花·····	靳以一
長生塔·····	巴金二四
塔的祕密·····	巴金三九
一個題材·····	張天翼 空
一個人的出身·····	沙汀 六
避·····	徐盈 九
「感同身受」·····	聖陶 一四
光明到來的時候·····	茅盾 二五

小花

靳以

算是一個中學的學生了，那時候他纔只是十三歲的孩子。學校是在城的西郊，家卻在近北的城腳下，爲了不必每日的奔波，他就不得不寄宿在學校裏。對於幾年來從未會離開過母親的他，真成爲一件要克服情感的艱苦工作。

「記住了，——」母親親自打點好了一切用品後和他說：「你不再是一個孩子了，進了中學，就成爲大人；在學校裏不許和別人吵架，飲食要小心，睡覺的時候不要貪涼，要好好用功，可是，可是也別過力……媽媽不能永遠跟着你的。」

一壁諦聽着，一壁唯唯地應着，等到母親說完了話，他深深地鞠躬告別的時候，就再也忍不住包了眼睛的淚，爲了不使母親看到，轉過身就急匆匆地跑出去了。

馬車已經停在門前，雜物早由僕人們搬到車上，故意裝成昂然的樣子，坐上車去，車夫纔揮動着鞭子，他就說：

「等一等，我還有點事。」

還侍候在門口的僕人趕緊接過來說：

「您是忘了點東西嗎？您告訴我，我給您拿去。」

「不，不。你不成，我得自己去。」

他又從車上跳下去，三步併一步地跑着，一直跑到母親的房中。正自呆呆地坐在那裏的母親，像是在想着些什麼，略爲他所驚了，就急急地問着他：

「有什麼事，你是忘了些什麼？」

跳進了母親的房中，就忍着氣喘，兀自站在那裏，把眼睛貪婪地望着母親，心中卻想着自己該是四歲或是五歲，那麼可以爬上母親的膝頭，偎在母親的懷中。

做母親的人好像看出些什麼來了，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那有一點抖着的嘴唇，還有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就不說一句話，用一隻手摟了他。在胸前她覺出來一些熱烘烘的感覺。

「好好去吧，到星期六就可以回來了，你要喫什麼，早點告訴我，我可以關照他們替你做。」

可是他一句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靜靜地，還想忍下去輕微的抽噎。

突然間他離開了母親的懷抱，又跑了出去，這一次他跳上了車，就催着車夫快些走。當着車子已

到了學校，車夫把雜物搬了下去，還恭敬地問着：

「少爺，您還有什麼事吩咐麼？」

像深思似地站在那裏，好像有話要說出來，又說不出口，終於只說：

「回去告訴太太，我在這裏很好，不要太太惦記。」

車夫一面應着，一面坐上車去，又起始揮着鞭子。馬擡起蹄子，車輪也起始轉着，他像是被留在完全陌生的所在，茫茫地望到再也望不見的時候。

晚飯後，一個人在校園裏走着，耳中像是又響着母親的聲音。眼睛不自主地溼潤起來，爲了一點點的羞赧，他不得不低下頭去。

太陽漸漸地沈下去了，人的影子和樹的影子也愈瘦長了。顯得園子是大的，人也都是大的，自己卻非常小，小得像是不再存在一樣。高級的舊學生，恣意地笑着，鬧着，用高聲問詢着分別時的日子；他的心感到十分空虛。那些影子像是在他的心上幌來幌去，他很恐懼，怕着當夜來了，他一個人被丟在這生疏的園子裏。他記起來更小的時候，夏夜睡在母親的身邊，總也不敢閉起了眼睛，生怕母親會丟開他，再也不來看他。

在天上燃燒着的雲，由紅的顏色漸漸變成紫色了，由紫色又變成了烏黑。夜的影子就鋪了下來。

他獨自坐在校園裏的長椅上，空空地不知在想些什麼。終於自然而地躺下了，仰臥着，把兩隻手平放在腦後。滿天的繁星美麗地映着眼睛，他重復像是聽到了母親的指點，哪一顆是牛郎，哪一顆是織女；哪兒是金星，哪兒是北斗？一些孩子的夢，一些記憶，都在他的腦子裏重生起來。他記得那時他問過母親什麼時候母親能帶他到星星的上面，他要去看看牛郎和那一隻金牛，還有失去了母親的兒女。

他正自想着的時節，突然有陌生的聲音響起來：

「這是誰呵，躺在這裏，回宿舍自修去吧。」

他驚覺地跳起來，黑暗中他只看到一張瘦瘦的臉，還有像鬼火一樣的眼睛，他就頭也不回地，逕自跨着大步走了。一個被他疏忽了的花盆，幾乎使他跌下去，可是他仍然是什麼也不顧地走去。

他趑進宿舍，十分膽怯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切的聲音和話語，對他都是陌生，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們爲新奇的事物所吸引住，他只覺得空漠，空得像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存在。

四面粉白的牆壁，和三張不相識的臉，就更增重了他的不安。那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弟兄，還有一個是相識的，就只有他，是孤單的一個。他呆呆地張望着，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他氣忿了，一下就伏倒了牀上。

新的被單和新的枕頭都發散着不熟識的氣味，而且這時候，也沒有一隻溫柔的手輕輕撫在背

上或是頭上，問着：「孩子，有什麼不舒服了呢，爲什麼要這樣？——還是有什麼不高興了麼？」

一個聲音卻是在他的耳邊吼着：

「這是自修的時候，不能睡覺的！」

猛地他擡起頭來，看到一個猴子樣的人。他的嘴唇上面疏朗地長着些根鼠鬚，不時地用手指捻着抓着。

纔見到那隻爪一樣的手伸下來，他自己就霍地爬起來了，走近書桌前坐下。等着那個人滿意地微笑着走出去，他就把頭枕着放在桌上的手臂。

時間是意想不到的漫長，好像靜止了，他把母親特意爲他買來的鬧鐘放到桌上，一下一下地數着。好容易纔挨到了下班的鐘聲，他就急急地睡到牀上去。

人聲更高起一些來了，腳步在地板上雜沓地踏着，連板壁都微微地震動着，心是再也安不下去。突然間他有着爬起來穿好衣服回到家裏去的心念，但是他想到學校的門怕是早已上鎖了，母親的話又清晰地響着：

「——好好讀書，媽媽會更愛你的。」

依了往日的習慣，他拿起早就放在枕下的書讀着，到了每個字跳出了行間，只是模糊的黑點，不

復有字的形狀，他的眼睛再也張不開來，書本就從手裏溜了下去。

「媽，明早七點鐘叫我呵。」

他下意識地喃喃着，他忘記了是不是有回答的聲音和一隻溫暖的手輕輕撫弄着他的頭髮，他是睡着了。

夜裏，他夢見自己在曠野中行着，沒有草，沒有樹，也沒有生物。一片茫茫的沙土使他極力遠矚也望不到邊沿。他只能回過頭去看着自己踏過來的腳印，但是一陣風掩沒了它們，也吹迷了他的去路，他驚恐地叫起來，卻叫醒了自己。爲恐怖之感所襲擊，他低聲地叫着媽媽。很快地他就想到這不是家裏，也沒有媽媽睡在這間房裏。

「喂，喂，你醒了麼？你爲什麼叫一聲呢？」

在黑暗中有這樣的話響着。

「唔，我做了一個夢，你也做了一個夢麼？」

他回答着，輕輕地轉着身子。

「我沒有做夢。」

「那你怎麼也醒過來？」

「我一直也沒有睡成。」

「你，你也是有一點想家麼？」

「不，我從九歲就出來了五年也沒有回家一次，我很難記得我的家。」

「那你爲什麼也睡不着呢？」

「三年前的今天，我的母親死了。」

那個聲音說到這句低沈下去了。

「聽你的語音不是這裏的人呵。」

「對了，我是四川人，離開這裏有幾千里。」

「那你怎麼出來？」

「船、輪船、騎馬、坐轎子，有的時候還要跑路。」

「你的母親怎麼能捨得你出來呀？」

「不是爲的讀書嗎？媽媽說過把書讀好了，什麼就都好了，再不怕叔叔來欺我們，還有一個遠族來霸佔我們的田地。」

「你的父親呢？」

「我纔生下他就死了，我只有一个二十歲的哥哥，在家裏管事。」

「你不想你的媽媽麼？」

這近於愚蠢的問話卻沒有得着回答，過了一些時候，他聽到了低微的飲泣的聲音。不知爲了什麼，他的眼睛也溼潤起來。

更柝和犬的吠鳴在遠處響着，沒有關緊的水管滴着水，那個鬧鐘像是更響亮地走着。他的心紛亂了，睡意早已不知道散到哪裏去。

他先靜下去他的心，什麼再也不想念，隨着就數着數目，從一到百，到千；可是像失去了往日的效驗，他的眼睛仍然是大張開着。

「這可怎麼辦呢，明天還得早起，」

他的心焦灼起來，翻轉着身子，若是在家裏，母親一定要問着了：

「練哥兒，爲什麼還不睡呀？」

她也許要輕手輕腳地走下來，看是熱着了或是涼着了，再不摸摸頭額，看是不是在發燒。但是，那時候，他知道，沒有母親在身邊；想到方纔和他說着話的孩子，就覺得那是更不幸的了。他心中想着：

「明天我一定和他說，我的媽媽也是他的媽媽，要他星期天也到我的家裏去。」

終於他又睡着了，第二天的早晨很早就醒了來。他仍然覺得很疲乏，睡在身下的牀像鐵一樣的堅硬，他更清醒些，他纔知道不知在什麼時候從牀上滾到地板上，就在那上面睡着了。他的臉有一點熱，怪難爲情的，好像別人都還沒有醒轉來，就急怱怱地爬到牀上去。

當着他睡到牀上，就看到其餘的三張牀，有一張已經是空了。

這時窗外的陽光正撲到牆上，總也是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了，堂役正躡手躡腳地提着水壺。他的心中卻在想着：

「母親這時候醒了沒有呢？」

麻雀細碎地叫着，從這一枝飛到那一枝，鋪在窗上的樹影，輕輕地顫着。

「母親該起來了，」他想着，因爲他想到每天早晨工廠汽笛叫起來，母親就要走下牀來吩咐着僕人們做東做西了。

「爲什麼她要這麼辛苦呢？」

即使仍是孩子的他，也爲這問題苦着。他時常在夜中醒來，聽到母親睡中的呻吟；可是母親從不想到休息，什麼大事小事都要經她的眼或是經她的手。

他正在想着的時節，門輕輕地被推開了，那個很早就出去了的同室現在走回來了。看到他，他微

微地笑着。

那是一個乾瘦的孩子，皮膚很黑，頭髮剪得短短的，好像是纔從操場上回來，只穿着短褲和背心。

「你起得這麼早。」

「我每天都這時候起來，我練跑，我還打球。」

從說話的語音上他聽出來這就是昨夜裏和他說話的那一個，他就問着：

「昨天夜裏，那——那是你吧？」

那個點了點頭，他的心卻爲喜悅抓住了，立刻就接着問：

「你能告訴我你的姓名麼？」

「我叫程佳生，你呢？」

「我，我的名子是張練，我是新學生。」

「我不是，去年我就在這裏，考試的時候病了，今年還得從頭讀一年。」

「那我們是同班了。」

「不，不一定，你是幾組？」

「我是六組，你呢？」

「真巧，我們是同班也同組，我們就可以在一個課室裏了。你的座位佔過沒有？」

「我還不知道呢。」

「我多佔了一個，就給你吧，我們兩個同座。」

因為他說話用着平常的聲音，程佳生就告訴他：

「喂，沒有起牀之前不能那樣說話，必須壓低了聲音，像我這樣，要不齋務先生要說的。」

「我有許多事都不知道，你得常告訴我。」

他說着的時候臉微微紅起一些來，可是這時候，晨起的鐘聲已經響了。從宿舍的一端，也有一個堂役像響應似地搖着銅鈴走過去。

不像方纔那樣安靜，人聲嘈嘈地響着了。同室的兩弟兄也伸着懶腰，張開眼睛，可是他們並沒有坐起來。

「你看，現在就不要緊了，只要不是亂嚷亂叫，說多麼大的聲音他們也不能管。」

程佳生一面說着，一面從牀下取出臉盆，就又向他說：

「我們一塊去洗臉吧。」

「好好——」他一面應着，一面披起一件短衫。

門又開了，一個穿得很整齊的齋務先生走進來，向着那兩個還沒有起牀的弟兄說：

「怎麼還不起來，不能這樣懶呵。你們沒有聽見打鐘搖鈴麼？」

那兩弟兄聽到第一句話就霍地坐起來了，那個人一直說完了，纔滿意地捻着鼠鬚走出去。跨出一步，又站住了，轉過身來：

「記着，聽見鈴聲就得起來，你看你們的同屋，不是都早起來了麼？」

被說着的時候，臉又紅起來，低下頭去，程佳生卻像是什麼也不在意的樣子，招呼他一同到洗臉室去。走到外面，就對他說：

「他們就知道嚇新學生，他的外號叫老鼠精。」

「怎麼先生還有外號呢？」

「先生纔有外號，每人都有一個，剛纔的那一個還叫活猴。」

「爲什麼這樣叫他呢？」

「你不看見麼，他的鬍子像老鼠，他的樣子像猴。我還有小老鼠呢。」

程佳生說着，放下了臉盆，彎着一隻手臂，在上半部就突起肌肉。

「你看，它還會跑呢！」

稍稍動着，那肌肉就上下地移動，他們一齊高興地笑了。

「我沒有想到你這麼瘦還能有肌肉。」

「這都是練出來的，你要是願意，和我一樣早起就練，三個月保你也有了。」

「好好，——」他高興地應着，「我明天就起始，你記住了，起來的時候不要忘記來叫我。」

因為和程佳生相識了，不只補起來一部的寂寥，而且還給了他許多方便。在那麼許多座房屋之中，有了程佳生的領導，他可以很容易到了飯廳，到了課堂。乘了一點餘暇，他還被領着在學校裏走了一次，對於這陌生的所在有了概括的觀念。當着他檢點着書物去課堂的時候，程佳生還告訴着他要把這上半天的書物都帶了去，打了上課鐘，宿舍就要上鎖的。

這一天他上了六小時課，立刻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他的心上浮起來，因為教授每一門科目的教員在解釋或說明這一種課程時，都要把那一門說成最要緊的。他沒有法子明瞭他在下課的時候去問程佳生，他也只搖着頭，說是不懂爲什麼。

「管那些個幹什麼呢，只要我們讀書，考得及格就是了。你不記得，明明是賣爛桃子的，叫賣的時候也不會有一個爛字。」

像是什麼都明白些似的，程佳生發表他個人的言論，隨着就邀他到操場去打籃球。

「我一點也不會，我從來也沒有玩過。」

他有一點退縮地這樣說，可是程佳生卻說：

「那怕什麼，就學起來好了，到學校裏來就是學的。」

被這樣說着，他也只得去了。

這一整天，比昨天那一段時間還容易消磨些，喫過了晚飯，再聽到鐘聲，他就回到宿舍裏去自修。因為沒有什麼要預備的功課，他正好把買來的筆記本一筆一畫地寫上自己的名字，而且把每本新買來的書也仔細地封好包皮。然後又用小刀，把鉛筆都削得尖尖的。就這樣子，兩點鐘的時間，迅速地溜過去了。

到熄燈之前，他又告訴了程佳生不要忘記明天早晨叫他。

爲了疲乏，他很快地睡着了，好像睡了不久的時候，耳邊就有人叫着：

「起來呀，時候不早了。」

他強自睜開眼睛，就看到程佳生正把嘴俯向他的耳朵，和他說着。他的身子好像沒有力量離開那牀鋪，忽然想起來了，就立地坐起來，頭腦哄一下子，幾乎想要昏了過去。

「怎麼樣，要同我一齊去跑跑？」

「去，去——」

他說着就下了牀，又問着：

「就這樣子去？」

「可以，早晨沒有什麼人看見。」

隨在程佳生的後面，他們就走向操場。雖然是夏末的天，早晨也有沁涼的風吹着，昨夜的露水，帶了草的香氣，蒸散到空氣裏，他深深地吸了兩口，叫着：

「早晨真是好！」

到了操場，空氣像是更清新一些。有的人在那邊跑跑跳跳，有的在拿了書本高聲朗誦。他想着，如果他不早些起來，怎麼知道這樣的一個天地呢？

「你今天只能跑一圈，要用腳尖，不能張開嘴，用鼻呼吸。你隨着我好了。」

程佳生說完了，就起始跑起來，他隨在後面，依照程的話，跑過了一圈，程就告訴他停下來。

「不，不，我覺得很好，至少我還可以跑一圈。」

他一面說，一面隨着。跑過了兩圈的時候，他就張大了嘴，忍不住氣喘，心急速地跳動。他停下來，眼前有一點黑，還冒着金花，他還有一點想嘔吐的樣子。他什麼也不顧，就坐在露水溼過的草地上。他極

力使心安下去，他再沒有一點力量來挪動他的手腳和頭頸，他想着能一步也不動就睡到牀上去。

「怎麼回事？」

程佳生跑過了三圈就來問着他，沒有等他的回答他就說：

「我知道，你不該跑這麼多，要一點點增加，好，我們回去吧。」

程佳生扶持着他一路回到宿舍，他覺到那麼一個瘦小的身材，卻真有點力量。

到了星期六，纔打下課鐘，就急速地向着校門跑去，家裏派來的車，早已等在那裏了。只是一看到家裏的用人，一點溫情就湧了上來，他坐到裏面去，還問着這些那些。他突然想起來程佳生，記得自己答應過請他到家裏去，沒有想到因為匆忙一下就忘乾淨了。想再回到學校去，可是爲了急於要投到母親的懷中，他只得默許着下次再請他來。

到了家，迅速地跳上去，看見正坐在牀邊的母親，立刻就偎到她的身邊。他幾乎是跪在地下，把頭放在她的膝上，母親的手擁着他的頭髮，他覺得這世界上他是獨一快活的人了，他的眼睛裏裝滿了快樂和感激的淚水，當着他仰起頭來，也看到母親一雙含淚的眼。

他們都沈默着，沒有什麼話語可以傳達出他們的感情，望了一些時，他的頭又低下去，淚就像泉

水一樣地湧出來。終於，他站起來，問了一句：

「媽，您不想我麼？」

「我怎麼不呢！」

於是站起來了，拉了他的手，睜大着眼睛，再三用手掌抹去眼睛裏的淚，仔細地觀望，看看這六天之內，這個新的環境把他改變了多少。然後就不嫌煩厭地問着許多細小的事，隨着就拉了他的手到堂屋裏去。

午飯的菜早已安放好了，他看看，都是平日所喜歡喫的，有兩樣他還看得出一定是母親親手下廚做出來，他就說：

「媽，您怎麼又自己勞動起來了？」

母親笑了，不說什麼，只是把眼睛望了他。

「您這樣我不願意，您的身體又不好，這麼熱的天，怎麼能到廚房裏去呢？」

「只是你愛喫的一兩樣菜，要他們預備好了，自己去燒一下，也要不了多少時候。再說，也像玩一樣，很解解悶呢。」

「答應我，媽，下次別這樣了，萬一引起您的病，我的心怎麼受！」

他說着，和母親對面坐了。拿起了筷子，他不知道先把它們伸向哪裏去纔好。母親卻只坐在那裏，連動也不動，只是微笑地看着他。

「媽，您爲什麼不喫？」

「我——我不大餓，你一個人先喫好了。」

「那不，我不——」

他像孩子一樣地哼唧着，搖着頭。

「好孩子，你先喫吧，只要你喫得高興，比媽媽喫還強得多呢！」

「我一個人喫有什麼味呢？我等媽媽一路喫。」

他說完，就把筷子放下來。

「纔進了學校，就學會不聽我的話了。」

「不是不聽您的話，您那樣勞動我不願意，累壞了身子，我怎麼擔得起呢？」

「好了，孩子，就是這一次，我再不這樣了，你先喫吧，再歇一會，我也就要喫了。」

雖然只是孩子的他，也深知道母親孱弱的身軀，和她那歡喜操勞的個性。縱然有許多僕人供她的支使，什麼事她也親自過目纔放得下心。有時候她還要自己做着。在從前爲了貧困，早已把健康

毀壞了，醫生說着只能靜養了。可是她有時候氣急了就會說：

「我怎麼能不管呢？要我不管除非我死了！」

因為多年的抑鬱，性情也顯得暴躁了。除開愛子，別人是時常受着她的斥責。在家中她走東走西，一刻也不肯安靜，爲了這樣，一月中總有半月要臥病在牀上。

她不信醫生，也不喫藥，她以爲自己知道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可是她的臉瘦成一條了，顯得兩個眼睛更是大了。

那天到了晚上，母親特意自己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那裏，而且不肯離去，說是要伴着他。

「媽，您早點去睡吧，您不是每天八點鐘就睡麼？」

「也不一定，不過今天晚上，我不累，你不要拗我，你讓我看着你，媽媽只有這一點樂趣。」
這樣說着了，他也就不再說什麼。

夏天盡了，秋風纔一吹了起來，母親就仔細叮嚀：

「秋天來了，夜裏不要忘記蓋被。你的夾衣服下星期我就可以給你打點好了，這兩天你不覺得冷麼？」

「不，一點也不覺得，真沒有想到就是秋天了。」

「不同了，入晚的風打在身上就覺得出來，你們年青人不大會覺得的。」

跳進了新的環境中，在那裏面活着同代的人，對於一切都好像增加了一分勇敢。每張活潑天真的臉，閃着對什麼都不懼怕的光，像是有獅虎也要衝上去試試看。在先他是不習慣的，不久他就適合了，每當回家的時候，就覺得母親的溫情只使他軟弱，如煖室裏的小花。雖然母親的愛他深深地覺到，可是他企求的是把這株花移到外面去，要太陽的光輝，要風雨的淋灑，也要一點植花人的愛惜。

他記得母親說到秋天來的時節，同學們還是穿了短褲背心，洗冷水浴，和夏天沒有一點區別。就是他自己也還是這樣的，可是他不敢說給母親聽。

到了下星期的晚間，正向母親告別，果然母親就拿出呢衣和夾衫來，而且堅持着他立刻就該換上一件去。

「一陣秋雨一陣寒，你看，外面不是正下着雨麼？晚上又有點冷意，你看看我，不是早就換上了麼？」

「媽，我不冷，真是一點也不冷。」

「好孩子，聽我的話吧——」

一面說着一面母親把衣服打開了，那是淺灰色的呢質縫起來的，他很喜歡那顏色。

「就是今天晚上不穿也帶到學校去，秋天的天氣變得快，哪時涼了就穿上，不好麼？」

他一壁唔唔地應着，一面把衣服從母親的手中接過來，試着穿穿。母親還低聲地向他說：

「練哥兒，這是我親手做的呢！」

「爲什麼您親手做呀，您不該勞動，您該靜養……」

「你不記得『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再說我做做衣服也像玩一樣的。」

「媽，下次您別這樣，這要我的心安不下去。」

可是當他穿起來的時節，就看到那肥大的腰身和幾乎垂到腳的長度。不快立刻在心中起來了。

「好好，你喜歡麼？」

站在一旁的母親般地面問着，可是他立時沒有能回答，終於說：

「好的好的，就是，就是——肥大一點了。」

「明年，明年穿就合適了，你正是該長的年歲。」

應着母親的話。就把衣服脫下來了，母親又爲他包好，他卻簡截地說他不要帶去了，這個星期不會用得着的。

從他不自然的臉上，母親好像看出一些什麼來了，把衣服放在一旁，就默默地坐在那裏。他和母親告別，母親好像沒有聽見的樣子，他就走近前問着：

「您有什麼不痛快麼？」

「沒有什麼，」母親勉強地露着笑，「你去吧，再晚了不大方便，自己留神呵！」

他走出去，上了車，細雨正飄着。他坐在車中，自己的心也像爲那載了過量水分的空氣所滯住，總像是有些什麼情感該發洩出來似的。而挾了雨來的風，真的使他感覺到一點寒冷。

他在想着：「這是爲了什麼呢？我不該把不悅的臉色給母親看，我是她的希望，她的生命，我怎麼能使她不快呢？她不責備我，我把一切要說的話留在心中；可是這對她是更不好，她一夜也許不能安睡了。是的，我知道她，我愛她，爲什麼我要做這樣的事呢？」

從馬車上跳下來，就跑到宿舍去。程佳生沒有在，就是那兩弟兄也沒有在，微黃的燈光照着白白的牆壁，好像都鄙視地望着他。這個使母親生氣的孩子，他不能再忍了，他忍不下去，他的眼睛流出淚來，就急急地跑了出來。他立刻喊了一輛洋車。

雨是更大了些，從沒有車篷遮掩的地方，雨點打到臉上。路上映出來的燈光，像一條一條的蛇，跳上來咬着他的心。他的心在飄浮，在疼痛，好像母親已經不是他的了，不再愛他，也不再撫慰他。

洋車在家門前停下了，他付過車錢就迅速地跑了進去。雨水從髮尖流下來，鞋也都踏溼了，他一下跑進母親的臥室。母親正自坐在沙發裏，被他的聲音驚動了，露着驚訝的樣子。

「你還沒有去麼？」母親問着，可是他只低垂了頭，站在那裏，沒有說一句話。

「你有什麼不舒服麼？」

她站起來，拉了他的手，他卻突然就哭出了聲。

「媽，您饒了我吧，我錯了。」

「不，不，孩子。媽不生你的氣的。媽媽怎麼能生你的氣，你是她的心，她只愛你一個人，快去吧，秋雨打在身上是要生病的，換換衣服去。」

母親說着的時節，再也不能忍着心裏的悲傷，聲音低咽下去了，眼淚也流出來。可是爲了使他的心安下去，當着他看她的時候，她故意顯出笑容。

他的心定下些去，佷倚在母親的身邊，一切都渺小了。是的，他覺得母親還是他的，他並沒有失去他偉大的母親。他知道沒有言語和行動能表出他心中的感謝，他只是流着淚，讓母親的淚落在他的身上。他深深地知道了只是一株小花的他正需要它的灌溉。

長生塔

巴金

「從前有一個國王……」

父親總是這樣開始地講故事。

「國王，你總是說國王，國王究竟是什麼呢？」

有時候我就忍耐不住地這樣問他，因為我一生沒見過這樣的東西。

「國王……就是那個終日坐在宮殿裏的戴着王冠的怪物呢！」

父親費力地想了一會兒纔這樣簡短地回答我，於是便繼續講起故事來。

這時候我們的船泊在岸邊一株樹下。父親坐在船頭安閒地吸煙；我躺在船中間，兩隻眼睛仰望着充滿了燦爛的雲霞的西邊天空。一些遠山若隱若現地掛在天際，彷彿是幾片出色的雲彩。幾隻漁船正張着帆從海面上回來，從這裏看好像是幾隻模型的小船擺放在湖水上。浪輕輕地敲着岸，發出單調的聲音。一切是平靜而安閒，在這其間那溫和的夜伴着父親的溫和的聲音漸漸地來了。

「從前有一個國王，是一個很能幹、很有本領的人，他的臣子沒有一個不深深敬服他；他統治着

很大的地方……」

「那麼國王都是很能幹，很有本領的嗎？」

我禁不住這樣打插地問道，因為故事裏的國王總是很能幹，很有本領，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不過是故事罷了，誰對你說過真有那樣的人？」父親回答了，又繼續說下去。

「——偉大的國王呀！萬能的國王呀！無數的臣子都這樣誠心的歡叫道。這些歡呼聲送進了國王的宮殿裏。國王不覺歡喜地摸着他的鬍鬚微笑了。」

「——願國王萬歲，萬歲，萬萬歲呀！許多敬服國王的臣子常常跪在宮殿外面詔諛地歡呼禱祝。他們的忠誠更使國王高興了。國王把他們全都封了官。他們感激地謝了恩，快活地回到家裏，以後更忠誠地到國王那裏去歡呼禱祝，去伺候國王。他們很是得着國王的歡心。」

「這樣子在這國度裏官就突然加多起來了，真是多了許多。國王也很高興，因為官加多就表示忠心的臣子加多，也就表示這國度裏更是太平了。這許多忠心的臣子整天家包圍着國王，忠誠地伺候着他，使得國王的快樂一天天增加起來。」

我聽到這裏就不平似地起了疑問了。我便問道：「父親，難道做官便是這麼容易的事？」

這時候雲霞已經消滅了，天空成了一片淺灰色。天邊還有一點光亮。景色漸漸模糊起來。浪聲較

前響亮一點，繫在那株樹榦上的我們的船微微動搖着。我掉頭去看父親的臉，在父親的臉上我看不出什麼表情，一層淡淡的夜色籠罩着他的臉。煙頭已經快燃完了，他把牠擲進了水裏。他的聲調也是很平淡的。這故事好像和他沒有一點關係。這樣使我對於這故事的真實性也不禁懷疑起來了。倘使父親不再繼續說下去，我就會忘掉了那一切的人物。什麼國王，什麼官，什麼臣子，全都會消滅了。

「容易？你說容易？要做到忠心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呢！」父親的話也許有道理，但我也去管他，就讓他說下去罷。

「這位偉大的國王在宮殿裏生活着，自然是過着最好的生活，什麼也不缺乏。各地方的好東西都運到了宮殿裏來；各地方的美麗的女人都被選作了他的妃子。爲了修造更多、更好的宮殿和花園，全國的最出色的木匠都被召了來。什麼最困難，最被人認爲不可能的事情，都在國王的命令下做出來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國的力量做出來的。總之，對於國王決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他每天從這個妃子的房間走到那個妃子的花園；聽了這個大臣的歡呼，又去聽那個大臣的諂諛。也沒有戰爭，因為國王的威武已經使鄰國敬服了。將軍常常在宮殿裏陪着國王下棋聽戲。在宮裏每天都有最好的戲班表演着最有趣味的戲。總之，宮殿是那樣富麗堂皇，宮殿裏的生活是那樣豐富快樂。國王和他的數百個妃子，和他的許多大臣將軍真個在酒池肉林一般的供給裏很快活地生活着。」

父親的聲音有點憂鬱起來了。我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緣故。他的眼睛擡得高高的，彷彿在看遠處，但天邊除了最後的一線光亮外，便再也沒有什麼了。

「是的，在宮殿裏是快活的、溫暖的、幸福的，但是在遠遠的地方，譬如在山裏，在海邊，在那些國王看不見走不到的地方，就有許多寒冷的小屋，那裏面住着無數的賤民。他們給國王做了種種勞苦的事情，他們從前給國王打過仗，給國王運過木料、石頭，給國王修造過宮殿花園，給國王供給了種種衣食上需要的東西。但是他們沒有資格做官，卻只是疲倦地回到小屋裏，過他們的寒冷的生活。」

「那麼他們爲什麼，不跪到宮殿前面去歡呼『國王萬歲』呢？」我覺得奇怪地問起來，真正有些兒不明白。

父親似乎在憂鬱地微笑了。他伸手撫摩了我的頭，憐憫似地說：「聰明的孩子，他們倒沒有這個念頭。不過即使有，也是做不到的。他們沒有這個時間。他們整天裏就忙着做種種勞苦的事情。每晚他們疲倦地回到了家裏，就只知道寒冷和饑餓。」

父親忽然換了堅決的語調說下去：「我們且放過這般不幸的賤民，現在還是來說那偉大的國王罷。國王是快活的、偉大的、萬能的。他滿足地過着他的日子。他完全想像不到世間還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在幸福裏日子是過得很快的，就像我們面前的流水一般。」

「於是一件先前誰也不會想到的事情慢慢地來了。老和病這兩樣東西，雖是貴爲國王，也免不了。金錢、權力、幸福，在這方面也沒有多大的效力了。國王的身體一天天地衰弱起來，雖然有幾個很出色的御醫給他診斷，雖然他服了種種名貴的補藥，雖然有許多忠心的臣子每天在爲他的健康祈禱。這一切都不能夠阻止那個自然的生理的現象。他的頭髮漸漸在落了，牙齒鈍起來，眼睛有些昏花了。體力也有些不濟事，常常無緣無故地疲倦起來。國王爲這些現象開始焦心着。從衰老他便想到了死，他漸漸明白便是做了一個偉大的國王也免不了掉要死的事情。他的歡樂的面臉上開始出現了憂愁的顏色。他感到大的不滿足，大的不安了，尤其是因爲他沒有一個可以承繼他做國王的太子。這焦心一天天地增加着，妃子的安慰和勸解，大臣的諂諛和祈禱，都不能夠使國王安心，他終日被那死的祕密糾纏着。死的祕密把他的一切的快樂都奪去了！」

「——怎樣纔能夠長生不死呵！國王常常在心裏這樣想着。爲了這個他便派了人到各地方去尋求長生的仙藥，因爲他的出色的御醫們在這事情上已經用盡他們的力量了。他的專使也曾到過山裏，到過海邊，就是那般賤民住的地方。」

「聽說是國王的專使來了，又知道是來尋求長生藥的，那般賤民便不禁大大地喫驚了。他們就對專使們說：『你們跑了這麼遠的路來找長生藥？我們這裏卻只有速死的方子！怎麼國王他居然會

想長生，我們卻只願意能够早一天死掉就好了！」

「聽了這樣的話，那些專使也同樣地大大喫驚了。他們看見了那地方的情形，他們把那些只願意速死的賤民當作了魔鬼一般，便連忙逃開了那污穢可怕的地方，而且臨去時耳邊還留着一些怨憤和悲泣的聲音。」

「離開了山和海，那些專使又能够在什麼地方去求長生仙藥呢？他們走遍了這個國度，問遍了在這國度裏所有的有名望的人，卻始終找不到長生的仙藥。有幾個年高有德的人告訴說，這樣的仙藥從前的確是有過的，而且藏在那長生的寶塔裏，可是如今失傳了。連寶塔在什麼地方也沒有人知道。便是他們自己也只是彷彿聽見祖父們說起過長生塔倒塌的事。」

專使們只得空着兩手回去了。從各地方回來的專使都是一樣地得不着一點東西。這事情使得國王起初很憂愁，結果就大大地發怒了。在他所統治的這麼大的國度裏居然會沒有長生仙藥的事，使人太不能够相信了。一定是那些專使們不努力，不忠心，或者他們簡直就沒有去尋求過——不僅國王這樣想，那般大臣也是這樣地說。於是國王便下了懲罰的命令，把那些專使們殺的殺，放逐的放逐。過後又派遣了第二批的專使；這一批專使都是從那些忠心的臣子裏面挑選出來的，而且出發的時候還得了國王的豐厚的賞賜。

「這一批專使也走遍了前一批專使所走過的地方，也得着同樣的結果。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的人，他們知道不帶點東西回去是不行的。於是每個人都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藥草，他們就說這是長生的仙藥，帶回去獻給了國王。」

「望着面前的那許多奇怪的仙藥，國王心裏真是快活極了。爲了這事情宮殿裏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那些專使也得了更多的賞賜，並且還陞了官。」

「然而那究竟是不是長生的仙藥呢？」我感到興趣地高聲叫了起來，我的眼前彷彿就放着那許多奇形怪狀的古怪的藥草。

父親歇了歇，慢慢地燃起第二枝煙，火光一亮，他的多皺紋的臉在黑暗裏現露了一下，那張生滿着鬚鬚的嘴安閒似地吸着煙，我看着那張嘴，很想馬上把那嘴裏所包含的祕密全都知道。

但是父親微微一笑，回答說：「孩子，不要打插我，這不過是故事，你聽說下去就行了。長生的仙藥在這世間恐怕是不會有的罷。總之那位國王把那許多古怪的藥草全都依次喫下去了。然而結果呢，他的身體不但不會強健起來，反而是一天天地更加衰弱了，連記憶也漸漸壞了。」

「看見所謂長生的仙藥沒有一點效果，而且國王的身體只是不停地衰弱下去，那些大臣將軍們也開始恐慌起來，一則因爲國王心裏不快活，許多事情都難辦；二則想到失去了這樣一個偉大的

國王以後，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處理他們的生活。至於那些因獻仙藥而陞官的大臣們的恐慌是更不消說了，然而他們除了祈禱歡呼說諛諛的話而外；對於國王的健康的事情就再沒有一點辦法。他們常常暗地裏思索討論，終於一個賢明的老臣想出了一件事情，他說長生藥之所以不靈，全是因為那些住在山中和海邊的賤民從中作祟，他們一定在暗暗地用什麼邪術詛咒國王。

「——呵，不錯！他們果然說過對國王大不敬的話！一定是他們詛咒國王，我就聽見過他們的怨言！一個做過那求藥的專使的大臣這樣附和說。

「——那麼，沒有疑問了，一定是的。那般賤民因為從來不會得過國王的好處，所以恨他。衆人齊聲附和着這個發現，於是就將這個發現去告訴了國王。

「國王素來就不喜歡賤民，因為大臣們曾對他說過那般人的種種的壞話，而且國王自己也偶爾看見過那種衣服污穢相貌悲戚的人，他尤其不高興的是他們不知道禮貌，不會對他跪着歡呼萬歲。國王聽見大臣的話，自己一想果然不錯，也不再考量，就下了一道懲罰賤民的命令。於是哭聲就更響亮地充滿在山中和海邊了。笞刑、饑餓、放逐，這就是對於那般不幸的賤民的懲罰。而他們裏面年青美麗的女人也就被送到大臣們家中去做婢妾了。

「但是這事情過了幾個月後，國王的病體依舊沒有起色，而國王的脾氣卻越發變壞了，常常無

緣無故地將妃子和大臣將軍責罵；爲了一點小事也會將一個臣子重重地懲罰。這時候不僅他自己十分焦心，妃子和大臣將軍們也是非常憂慮着。後來還是那個賢明的老臣獻了一個方策——把那傳說倒塌了的偉大的長生寶塔重建起來，讓國王住在裏面修道，在這裏面國王不僅可以免除一切人間的詛咒，並且還可以接觸天空的神聖的靈氣。這座塔裏的一切布置應該全是最聖潔、最精妙、最莊嚴的，而且全是年代久遠的供神的東西。在長生塔裏面唯一的修行的人一定可以長生。

「——好，馬上就給我修罷。國王高興地叫起來。

「——但是這樣的塔恐怕要花十年以上的功夫纔修得好。一個年青一點的大臣冒昧地說。

「——十年？你想我還能够等到十年後嗎？你這混蛋！國王的臉色馬上陰沈起來，他發怒着，就順手把桌上的什麼東西擲在地上打碎了。

「大臣將軍們怯膽地彼此望着，不敢再說一句話。

「——我想三年總够了。最後還是那個賢明的老臣斗膽地說。

「——我說非給我在一年裏修好不可，要知道無論多大的代價我都不顧惜。但是一定要在一年裏面修好。國王堅決地說罷就轉身走開了。他到他最心愛的那個妃子的花園裏去，告訴這個好消息。

「國王的話是法律，不服從他的話便是犯罪。誰也不敢再遲疑了。於是大臣將軍們便聚集起來商量修建長生塔的事情，大家都埋怨着那賢明的老臣，怪他不應該憑空地發明出什麼長生塔的故事來。」

「老臣這時候已經熟思過了。他帶了一種近乎殘酷的微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這有什麼值得發急。你們各位忘了我們國裏還有着那麼多的賤民呢，反正國王說過並不顧惜任何大的代價。』」

「——好罷，就這樣做！大臣們彼此會心地一笑。」

「就從這天起徵發的命令下來了，成千成百的賤民絡繹不絕地像囚犯一般從山裏、從海邊被押到京城內來。建塔的工作便這樣地開始了。」

「饑餓和疲勞折磨着每個人，這工作簡直不是人力所能够勝任的。所以在最初幾天裏便逃掉了好幾十個賤民。但這樣一來卻使得那些留着的小伙伴們的待遇變為更加惡劣了。將軍們的威風在這時大大地顯露了。每個賤民都被加上腳鐐，還有兇惡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邊監督着。」

「這時候是在冬天，雪落着，道路都凍冰了。每個賤民的手凍壞了又給石塊磨出血來，腳也是這樣。雪地上到處都是血跡，血和雪混成了一塊。在這困難的情形下，塔慢慢地修建起來，第一層的每個基石上都染着賤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夠停止的。夜裏也要輪班地做。於是修塔的賤民有的凍死了，有的餓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有更多的新人來代替。他們擡着石頭，拿着斧頭，拿着鑿子，爬在梯上的時候，大家都唱着歌，但這歌聲裏沒有快樂，只有哭泣，只有怨憤，只有詛咒。」

「國王的宮殿就在對面，這種歌聲也傳進國王的耳裏了。他叫了大臣將軍們來問：『是什麼聲音呢？』」

「——是那些修塔的賤民的歌聲。大臣將軍們惶恐地回答着。」

「——哦！國王的臉陰沈着，略略點了頭，不再說什麼了。」

「從這時候起，無論什麼時候國王的耳裏都響着這樣的歌聲。晚上睡在他心愛的妃子的牀上，也會被這歌聲吵醒。這歌聲擾亂了他的腦筋，幾乎使思索也成爲不可能的事情了。起初他還只是討厭，後來就有些害怕起來。這是詛咒，是怨憤，是哀泣，他漸漸地明白了。」

「一天午後國王躺在牀上，突然喚了大臣將軍們來，又問道：『是什麼聲音呢？』」

「——那些修塔的賤民在唱歌。大臣將軍們依舊惶恐地這樣回答着。」

「——他們爲什麼就不願意我長生呢？他自語似地說着，接着又憤怒似地叫了兩個『殺』字，於是就閉上了眼睛在養神。」

「大臣將軍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又不敢拿問話來驚擾他，他們只知道國王的話是法律，他們出了宮殿，馬上就在修塔的賤民中間選出一批年老體弱的來，不由分說地殺掉了。」

「但是賤民的歌聲依舊繼續着，他們似乎不唱歌就擡不動石頭，拿不起斧頭。過一些時候國王又在牀上叫出了『殺』字。」

「這樣地殺了五六回，塔還沒有修好，國王的身體就壞到幾乎連起牀也不能夠了。」

「——長生塔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夠修好呢？國王時時刻刻在牀上唸着。這時候春天早已過去，夏天也已過去，秋天剛剛來到，塔也還只造到了第二十二層。」

「有一天，那位賢明的老臣看見國王的身體實在不行了，便和別的大臣將軍們商量道：『就造到這裏為止罷，不然恐怕這塔會成爲沒用的東西了。』大家同意着。於是他們便進宮去報告：十天以後國王就可以登那長生塔了。」

「這十天內大臣們拚命地布置一切，而且很早他們就差遣了專員到各處的大廟裏去搜羅供神的寶物，甚至花了高價渡海到東方的國家裏去尋求，這時候天天都有專員從各方回來，而且沒有一個人不是滿載着寶物回來的。」

「十天以後二十二層塔裏的布置全都完備，但國王卻已經是整整有三天不能夠起牀的人了。」

聽說要登長生塔，他居然用了最後的努力掙扎着走下牀來，給妃子、大臣將軍們扶着勉強走進了那堂皇偉大的寶塔。

「真是一座偉大的、神聖的寶塔呵！不僅是國王，連每個妃子、每個大臣、每個將軍都禁不住這樣地讚嘆了。塔裏的布置一層勝過一層，一層比一層精妙、莊嚴。

「——我的性命有救了。那個病弱得快要死的國王看見這可以比得上西方極樂世界的景象，也不覺寬心地發出這歡呼了。他由許多人扶持着極其勉強地終於登上了最後的一層。

「孩子，我應該用怎樣的話來形容那第二十二層塔裏的布置呢？據說是任何凡人的腦筋裏想像不出來的那樣的精妙、莊嚴，那一層塔是人間建築中最高的東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像進了另一個新奇的、聖潔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那天堂的門似的。

「這時是早晨，天空是那樣清明，日光是那樣燦爛，空氣是那樣新鮮。宮殿在對面，從塔裏看下去簡直成了玩具般的渺小的東西了。在塔的周圍像螞蟻一般的那無數忠心的臣子跪拜着，高聲歡呼着國王萬歲。

「——我的性命一定有救了！當那新鮮的、溫和的空氣愛撫似的觸到國王的瘦臉時，他不禁歡慰地又一次這樣歡呼了。同時萬歲的呼聲接連不斷地低低地送到他的耳裏來。

「——每個人都陞官呵！國王快活地側頭對那賢明的老臣說。每個人的臉上都現了喜色，每個人都跪下去謝恩。這消息傳到了下面去，於是更大的歡呼聲便起來了。」

「國王高興着，妃子們高興着，大臣將軍們高興着，一切的臣子們都高興着。只有在那山中，在那海邊那些賤民仍舊在悲哀地痛哭，詛呪。但他們的聲音是沒有人能夠聽見的。」

「然而一陣可怕的大的崩裂的聲音突然在這時候響起來了。在一剎那間，那座精妙莊嚴的十二層的寶塔就開始散開來。這事情來得太突然，使得每個人都沒法防備。國王剛發出了他的最後的一聲驚叫，就跟着第二十二層塔的石頭從很高的空中跌落在地上了。」

「那時候的騷亂的情形是不必說的。每個人只顧着自己地逃命，也沒有人再去管那偉大的國王了。總之，不到多大一會功夫，那座精妙莊嚴的長生寶塔就帶着牠裏面的可以和西方極樂世界相比的布置全部崩裂了，只剩下來無數的石頭，每一塊石頭上還留着建塔時那般賤民的血跡，在秋天早晨的陽光下面燦爛地發亮。」

「長生塔的故事就這樣地完結了。」父親擲了第二枝煙蒂在水裏，疲倦似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這枝煙還只燃了一半，他就忘了吸，只顧起勁地說着話，現在又不自覺地將牠拋棄了。他平常吸煙時並不是這樣。「但是，父親，那樣偉大的塔怎麼就會馬上倒塌了呢？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

鬆了一口氣，但對於父親的似乎還未完結的故事感着不滿足，所以盤問似地這樣說了。

「孩子，沙上建築的樓臺從來就是立不穩的，」父親確切地回答說。「而且這不過是故事。我們上岸去罷，我想你該是很瞌睡的了。回家去好好地睡罷，不要去想什麼國王和他的長生塔，免得今晚會做惡夢。記着那不過人們編造出來的故事罷了。」

父親說着就站了起來。但是從他的聲音上猜想這故事又像是真實的，並且和真事一樣地使他起了那樣大的感動。

我們和平時一樣，父親拉着我的手依着大熊星給我們指的方向慢慢兒走回家去。

塔的祕密

——長生塔的續篇

巴 金

門外刮着雪，風爐裏的火快熄滅了。父親還沒有回來。我蜷縮地躺在被窩裏，望着桌上那盞煤油燈的微光漸漸地黯淡下去。我不敢動。我有些害怕。我拚命睜大眼睛望着那燈光。那快要熄滅的光亮忽然向四面放散開來。我駭得身子發抖。

「碰，碰，」有誰在外面敲門，這不是父親敲門的聲音。我不敢動，也不敢應一聲。我只是把身子縮成一團。

「碰，碰，」外面的人繼續在敲門。那個人並不開口，只顧默默地敲着。我彷彿看見門在動。我連忙用棉被蒙了頭。

忽地裏一聲響，一陣雪，風吹進了屋裏，把我的棉被也吹落在地上。燈滅了。屋裏完全是黑暗。門開着。門在「依亞」地響。灰白的雪花在門外飛舞。風帶着狂叫聲把雪花趕了進來。

我驚恐地哭叫了。然而房裏只有我一個人。我又冷又怕。我凍得牙齒打戰，躺在牀上不敢動。

遠遠地現了兩點光亮，向着屋裏逼近，進了房裏，是一雙明亮的眼睛。

這雙眼睛懸在屋中間，那光亮直往我的臉上射來。很奇怪，這眼光一點也不可怕，倒是很溫和的，就和父親的眼光差不多。這眼光定在我的臉上，倒把我的懼怕驅走了。

我正疑惑地望着那一雙眼睛，忽然我發覺那雙眼睛漸漸擴大起來，很快地從黑暗裏出現了一個臉，接着我就看見一個和父親的相貌差不多的老人站在我的牀前。是的，房裏雖然沒有燈光，他的相貌我也看得很清楚。我還看見他的嘴上帶着微笑。他向我伸出手來。

「孩子，起來，跟我去。」他溫和地對我說。這聲音我聽起來好像是十分熟習的。

「父親呢？」我有點不明白，便問道。

「我帶你去見他，他叫我來找你。」他溫和地回答我。

我毫不遲疑地站起來。我相信他，好像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牽了我的手，我靠着他，我們兩個大步走出門去。

我們剛走出門，一股風迎面吹來，碰的一聲門在我們的後面關上了。風吹在我身上，我不覺得冷。但是我和那老人卻被風捲到了空中去。

「呀！」我驚恐地叫了一聲。我緊緊抓住他的手。我以為我這身子會跌落到地上去。然而我還是安穩地站在半空中，我聽見那老人的溫和的而且帶着鼓舞的聲音：「孩子，不要怕，這不要緊。」

我還想問他一兩句話，可是風卻載着我們往前面走了。

「孩子，不要怕，這不要緊。」這一句話留在我的耳邊許久都不消去。

我不覺得冷，我的膽子慢慢地大起來。我們走得真快。我只看見一座一座的山在我的腳下面退去，接着是一道一道的河。風在我們的周圍狂叫，把一陣一陣的雪花捲到我們的身邊來，但一挨到我們身上牠們就落下去化了。

周圍依舊是黑暗，下面只有白色和黑色，好像有些山頂上雪已經堆積起來了。我們看不見一線光亮。但我們不停地在空中走着。一路上那個人並不和我說話，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我終於忍不住了就向老人發問道。

「去什麼地方？」老人俯下頭看我，他微微地笑了。「看長生塔去！」

「長生塔？父親說過長生塔已經倒塌了！」我疑惑地辯駁道。

「你真是一個多嘴的孩子！你小孩子知道些什麼？」他責備似地說，並不回答我的話。我們又繼續前進了。

路好像是很長的。周圍依舊是黑暗。在我們的腳下一座一座的山往後面退去，接着又是一道一道的河。沒有光亮，沒有人聲。只有風在叫吼。我覺得我的腳動得更快了。我彷彿不是用腳走，是用翅膀

在飛。

「怎麼還沒有到？還有多遠？」我不能忍耐地又發問了。「父親真在那裏等我嗎？」

「不遠了，你這性急的孩子，你不看見前面有燈光嗎？那麼多的燈光你會看不見！」他帶笑地回答我，把我的手捏得更緊一點。

奇怪，先前我的前面只是一片黑暗，現在我卻看見一片光亮在那邊閃耀了。一座高的塔聳立在左邊，是那樣的高而且尖，就像一把寶劍插在天心似的。我數不清那座塔有多少層，但每一層的簷角都掛滿着星一般明亮的燈。那些燈真明亮，一剎那間就把半個天空照亮了。再沒有風，沒有雪，沒有黑暗。我的心和身子都變得十分暖熱。我驚奇地並且快活地仰頭去看那個老人，他的光頭在燦爛地發亮，一部白鬍子微微地抖動着，一道光在那上面流動使牠發出了一種音樂般的聲音。

「奇怪，這好像在做夢，」我高興地對自己說了。

那個老人笑了起來：「真是孩子的話。你做過這樣的夢嗎？」他說着就把手在我的肩頭一拍，吩咐我道：「你看！」

我注意地去看前面。有十多隻白鶴向着我們飛來，牠們飛得和我們一樣高。

「白鶴！」我快活地拍手叫了。

「白鶴？」那老人笑起來。我馬上就知道我的眼睛看錯了。

那些白鶴飛近了，她們是十個美麗的仙女，穿着白紗的衣服，有兩隻大的蟬翼一般的翅膀，她們飛得那樣好，遠遠地看去，真像一羣白鶴。

「歡迎！歡迎！」她們挨近我們，帶笑地招呼我們，圍着我們跳舞，然後把我們擁起走了。

一眨眼就到了塔的旁邊，我們落了下來。

我們的眼前是一片眩目的光亮。我起初差不多看不清楚任何東西。最下一層的塔門大開着，從裏面走出來十個穿紅色制服的武士，他們向我們鞠躬行禮，口裏恭敬地叫着：「歡迎！歡迎！」然後排開來讓那十個仙女擁着我們進去。

裏面輝煌得如同在烈日下面。陳設是十分精美，一切都像是金子和玉石做的，牆上飾着很好看的壁畫。這些不但我從來沒看見過，便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我不知道這塔裏有多少深，我被領着走進一道門又一道門。每一道門前都站着兩排穿紅色或綠色制服的武士，戴着插羽毛的長帽子，佩着寶劍，都是一樣的面孔，甚至蓄着一樣長短的八字鬚。見着我們，便深深地鞠躬行禮，恭敬地叫道：「歡迎！歡迎！」然後讓我們進去。

大約走過了十道門，我們在兩扇硃紅的大門前站住了。門緊緊地關住，門前沒有武士守衛。這兩

扇門比別的門都好看。門上嵌滿着五色的寶石，做成各樣的花朵。還垂了兩個大的金環，上面是獅子頭，綠寶石做成的眼睛對着我們在閃爍。

一片音樂聲從門縫裏透送出來。接着又聽見許多人齊聲在叫「皇上。」於是門大開了，我的眼睛被各種顏色弄花了。我從沒有看見各種顏色這麼鮮明，這麼好看地配在一起過。

我揉了揉眼睛，纔看清楚許多人，男的和女的，裏面也有剛纔看見過的仙女和武士，這許多人擁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皇帝走出來。

「皇上，孩子帶來了，」帶我到這裏來的那個老人看見皇帝，就連忙走到前面跪了下去，恭敬地說道。

「好，辦得好！」皇帝張開他的大嘴哈哈地笑起來，便伸出他的大手在那老人的光頭上一拍，他的手一挨到老人的頭，那個人馬上就不見了，好像被那肥大的手掌打進地底下了一般。

我突然害怕起來，就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叫。

「哈哈，小朋友，你來了。不要怕，我們歡迎你這小客人！」皇帝看見我恐懼地望着他，便又哈哈大笑起來，露出他一嘴的金牙齒，他的嘴顯得更大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拉到他的身邊，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頭上拍一下。

我恐怖地叫了一聲，我以為我一定也會被他打進地底下去。然而他的手收回去以後我卻依舊站在地面上。我的頭頂還有點痛，我聽見他還在得意地說：「好，這個孩子倒結實！」

我立定了身子，張惶地向四面看，我始終看不見那個老人的影子，四周盡是些陌生的面孔，不但陌生，而且這些面孔都是沒有表情的，都是冷酷的，全不像是活人的臉，連先前的那些仙女也變了樣子了。更使我驚奇的，那個老人明明對我說過父親在這裏等我，我怎麼看不見父親呢？我想一切都錯了。我一定受了騙。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好。我很失悔不該跟着那個老人隨便地到這裏來。

「進去罷，你這小客人癡癡地在想些什麼？」皇帝又在我的頭上猛然拍了一下，使我幾乎要跌倒在地上。我的身子還沒有站定，就被他拉着膀子，被那許多人擁着進裏面去了。

這裏面的布置比別的房间都華麗。皇帝坐在寶座上，旁邊安放了一把小椅子給我坐。我們剛好，那無數的男男女女就「蒲通」一聲一齊跪了下來，一面給我們叩頭，一面大聲叫「萬歲！」

皇帝在寶座上得意地哈哈大笑。他的嘴張得那麼大，他的金牙齒全露了出來，都是像小刀一般尖利的。

我不知道他要幹些什麼把戲。我很害怕，只希望父親能够早些來把我帶回家去。

「萬歲！皇上萬歲！皇上萬歲！」那無數的人跪在下面繼續高叫着，他們連頭也不擡起來。

「好，够了，你們都起來！」皇帝滿意地命令着。

「謝皇上的恩典！」衆人齊聲叫道，又恭敬地叩了頭，然後站起來，垂着頭等候皇帝吩咐。

「好，你們去罷，留十個女子跳舞給小客人看。」皇上吩咐道。

「是。」這樣應了一聲，衆人就馬上不見了，只留下十個美麗的女子，她們開始跳舞起來。

皇帝滿意地看着她們跳舞。她們跳得真好，身子十分靈活，一跳一動，都沒有聲音，好像是生了翅膀一般。他聚精會神地看着，不斷地發出了讚美的笑聲。

我坐在椅子上，很不舒服，我無心看跳舞，我在想父親，我只希望他能夠來把我帶回家去睡覺。

「好看嗎？你喜歡不喜歡？」皇帝忽然掉過頭來問我。

「我不喜歡。我要父親來帶我回家去。」我被他一問，心裏有些害怕，又有些發慌，就老實地說了出來。

他又哈哈大笑，過了一會纔說：「你不要着急，好好地看跳舞罷。我們好好地玩一會兒，我就領你去看你父親。」他溫和地安慰我，又用手拍我的頭，這一次拍得很輕，但我依舊有點怕他。不過聽見他說到要領我去見父親的話，我就有些高興了。

「他果然在這裏，我父親？」我壯起膽子這樣地問了。

「誰哄你你父親就在上面。等一會喫了晚飯我帶你去看他。」他說着，對我做了個惡意的微笑。

「不，我不要喫飯，我就要去！」我一下就跳下椅子。我預備往外面跑，自己去找我的父親。

「你不要慌，不要著急！」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拉到他的身邊，就讓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把我的膀子捏得那麼緊，我掙扎也沒有用。他看見這情形卻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就像老鴉叫，這聲音有些叫人害怕。

我這時候沒有別的办法，只得站在那裏看跳舞，心裏卻在打別的主意。

「好了，你們去罷。叫人開飯來！」那十個穿着粉紅色舞衣的女子跳得正起勁，她們顛着腳旋轉着身子，那身子旋轉得很快，好像被狂風吹得在打轉，看起來像是十朵花苞慢慢在開放一般。這時候皇帝卻突然發出了停止的命令。於是她們馬上停止下來，一齊跪倒在地上，行了禮，然後消失了影子。我不知道她們從什麼地方出去的。我正在驚訝的時候那兩扇大門忽然開了。許多武士捧了飲食和食具進來，安放好桌子，招呼皇帝和我坐下喫飯。

桌子上擺滿了金子製的碗碟。在燦爛的燈光下面閃閃地發亮。菜是那麼多，每樣菜我都沒有見過，也叫不出名字來。樣子是好看的。皇帝津津有味地喫着，我卻不敢喫什麼，只抓了一小塊淡紅色的豬肉一般的東西來嘗嘗。味道的確好，我從沒有喫過這麼好喫的東西。

「怎麼？小客人，你不喫東西！」皇帝看見我不喫東西便詫異地問道。他的嘴邊盡是油。

「我不餓，」我簡單地回答說，我只想馬上看見我的父親。

「然而這些菜是世界上最好的呢！你在別處無論如何也喫不到的！」皇帝固執地要我喫菜。他抓了一大塊我剛纔嘗過的豬肉遞給我，一面說：「這很好，這是我王妃腿上的肉。」

「怎麼，這不是豬肉？」我驚駭地叫起來。

「豬肉？做皇帝的還喫豬肉哈哈！」他大聲笑了。便把那塊肉拿回去放在自己嘴裏便嚼。

我驚恐地望着他，我還不相信他的話。

「我告訴你，這一桌全是人的肉。只有人肉纔好喫。」他依舊帶笑地和我說話。他指着一大盤淡黃色的肉對我說：「這是武士的肉；」一盤白色的：「這是孩子的肉；」一盤黑色的：「賤民的肉；」一盤深黃色的：「這是老人的肉，就是那個帶你來這裏的老人。」還有許許多多人的肉，我也無心聽下去了。

小

「你騙我！這不是他的肉！你爲什麼要殺他？他是個好人！」我驚恐地跳起來。我想往外面跑。他抓住我的膀子不讓我走，卻望着我兇惡地狞笑了。他繼續指着那盤深黃色的肉說：「好人的肉纔好喫呢！你不信，嘗一塊試試看。」他從盤子裏抓了一小塊遞給我，嘲弄似地對我說。

花

我看見那塊肉就彷彿看見那個老人的和藹的面容，肉上面還帶着血，我連忙懼怕地閉了眼睛，搖着頭說：「我不喫！我不喫！」

「你怕什麼？我又不會喫掉你。」我聽見他在笑，還在嚼那塊肉。他的牙齒的聲音真可怕。我想我今晚上一定會被他喫掉了。父親不會在這裏，沒有人會來救我。

他把桌上的東西喫了一大半，看見我什麼都不喫，知道勸也沒有用，就叫人把碗碟收了下去。

「好，我帶你到上面去看你父親罷。」他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忽然這樣說了，就牽了我的手走過旁邊一道小門，上了樓梯，幾步路就到了上面的一層。

上面是一樣明亮，而且布置得一樣華麗。我們剛走上去就聽見一片「萬歲」的聲音。許多武士跪下來給我們行禮。

「她們都喫過飯了？」皇帝微笑地問武士長道。

「是，她們都在等候皇上。」武士長恭敬地回答，鞠了一個躬。

「七百五十九個全都很好嗎？」

「是，皇上，她們都很好。」

「我今晚應該在第幾號皇宮？」

「六十七號，皇上。」

「吩咐她們預備好。」

「是，皇上！」武士長行了一個最恭敬的禮，於是退去了。

「我帶你去看看我的妃子。」皇帝得意地對我說，就牽着我進了一條走廊，那裏有許多大房間，都被玻璃門關着，門是上了鎖的。

每個房間都是十分華麗，裏面有許多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們看見皇帝進來都擠到門邊，跪下去行禮，高聲叫着：「皇上萬歲。」

皇帝微微點着頭，他的臉上出了油，他摸着八字鬚快活地微笑了。

「這是我的七百五十九個妃子，她們都愛我，怕我，崇拜我。」他低聲在我的耳邊說。

他帶着我走過那許多房間，他指給我看看那許多美麗的年青的面孔。她們都跪在地上，偷偷地擡起頭來看我們。她們的臉是美麗的，卻帶着憔悴的樣子。她們微笑着，但眼睛裏卻露出恐怖的神情。只有那叫「萬歲」的聲音清脆得和鳥叫差不多。

我有些可憐她們，就問道：「她們整天就住在這裏面嗎？」

「當然，除非我喚她們，她們就不能夠出去。除了我以外她們就不能夠和別的男子談話。」他驕

傲地回答。

「你爲什麼不放她們出去呢？你不過一個人。她們是那樣多，七百多個。你不該把她們都關在這裏面，」我感到不平地當着那許多女人的面前大聲叫喊了。

「閉嘴！」他勃然變了臉色，責斥地叫了一聲，不再說什麼話，就急急地拖着我的膀子走了出去。「我還要帶你到上面去，不許你多嘴，不然我就不叫你和你父親見面！」他嚴厲地吩咐道。我們走上第三層，裏面的情形和第二層一樣。許多武士跪下來迎接我們。

「今天死了幾個？」他向武士長問道。

「一個，已經送到廚房裏去了，」武士長敬畏地回答。

「怎麼死得這樣少？」他不高興地說，把眉頭一皺，接着就問：「一共還剩多少？」

「二百四十一位，現在只剩一百零三位了。」

「還有老一點的嗎？」

「是，死的大概都是年青的。老一點的倒容易活。」

「還是年青的肉好喫。要是明天死得太少，就把年青的多殺兩個也可以，」他冷酷地命令道。

我們走進了一條走廊。這裏也有許多房間，但沒有玻璃門，卻被金子打的欄杆隔着。裏面有許多

女人，也有些年青貌美的，但大半都是垂老的婦人，而且都穿着黑色的長衣，都帶着憂戚的面容。皇帝牽着我的手昂然地在這些房間前面走過。

那些女人指着他低聲在咒罵，沒有一個人肯給他行禮。他卻帶着冷酷的微笑慢步走過了。

「這些都是我的王妃，有的老了不中用，有的不肯順從我，或者背叛我愛上了我的武士，我就把她們關在這裏面。讓她們自己慢慢地死去。剛纔我們喫的就是她們的肉。」他冷酷地給我解釋說。

「但是她們並沒有錯過，」我不信服地辯駁道。

「沒有錯過？不順從我就是錯過！對我沒有用處就是錯過！我的意志就是法律，就是一切！」他馬上變了臉色堅決地說，把他那兇惡的眼光定在我的臉上，把他的手緊緊捏着我的膀子。

我不敢和他爭論。我想他一定是瘋狂了。

我們走上第四層，依舊有許多武士來跪下行禮。

「她們裏面有誰屈服了嗎？」他驕傲地問武士長。

「沒有，皇上，她們都很倔強，」武士長鞠了躬，然後惶恐地答道。

「刑罰用過嗎？不見得全都不怕刑罰罷。」他說着露了一個殘酷的微笑。

「各種刑罰全用過了。今天死了三個。可是沒有一個肯順從皇上。那個十七歲的姑娘，就是皇七

最喜歡的剛纔死了，已經送到廚房去了。」武士長把頭俯得更深一點。

「我不信！她們居然不怕我，不崇拜我！這不可能！一定是你們騙我！」他忽然動氣地罵起來，一張臉紅得像豬肝一樣。

「那麼請皇上自己去看，」武士長跪了下去戰慄地說。

皇帝不說話，正要舉步，這時候忽然從裏邊送出來一片女人的悲慘的叫號，中間夾雜着皮鞭、鐵器和別的東西的響聲。這些就像一陣狂暴的雪風，迎着我們的面撲來。他把眉頭微微一皺，就止了步，掉轉身，用低沈的聲音對武士長說：「殺！」只有這一個字！

我們到第五層去，一路上他陰沈着臉，口裏接連地唸着：「這不可能！」

到了第五層他並不停留就急忙到第六層去了，那裏是他貯藏金器的地方。看見那些稀有的物品，他的態度又改變了。我們一連走了六層，他興高彩烈地把他的財富一一指點給我看。他自滿地誇耀說：「這世界上還有誰比我更富有？」

這些東西引不起我的一點興趣。我心裏非常不舒服，又害怕，又討厭。我只想早些看見我父親。

「我不要再看這些東西，請你快帶我去見我父親！」我忍不住這樣叫起來。

「你不要慌，不要着急。你應該先看完我的財寶，這還要走過七層纔看得完。你不要着急，你等一

會就會看見你父親的。」他很鎮靜地和我說話，我不明白他究竟在玩什麼樣的把戲。

我們終於走完了第十九層，看完了那許多許多世間稀有的財寶。我的心裏依舊是空空的。

在第二十層塔上，我看見異樣的景象了。那裏的武士特別多，而且都披着鐵甲，執着長槍，像要上戰場去似的。

在聽了一陣萬歲聲過後皇帝問那武士長道：「今天又鼓譟了嗎？嚷過找尋那祕密的事情嗎？」

「剛纔還大鬧過一次，他們要和我們相打。我們很費了力纔壓住了。打傷了好幾個。現在沒有聲音，大概都睡了。」武士長躬着腰回答道。

「沒有死的嗎？」

「真奇怪，任是怎樣打，都沒有一個人死。大概是年紀太青，身體好。」

「那麼牽幾個到廚房去罷。好一晌沒有喫這樣的肉了。我不是吩咐過好幾次嗎？」

「皇上果然吩咐過。不過廚師說他們的骨頭太硬，沒有辦法。」武士長惶恐地把頭深深地俯下去，差不多要挨到了皇帝的腳。

「爲什麼他們自己不死？」皇帝生氣地問道。

「不知道。先前有一個從窗戶裏跳了出去，不知道會不會死。」武士長顫慄地叩了一個頭。

「你們這羣混蛋！爲什麼不好好地守着他們？他們跳出去，要是不死一定會鼓勵人去找尋那秘密的。」皇帝忍不住罵了起來。

武士長挺直地跪在地上，惶恐地答道：「從二十層高的塔上跳下去不死也會成殘廢的。」

「跳下去的是個什麼樣的人？」皇帝忽然想起這事情便問道。

「不敢瞞皇上，就是那個最活動的領袖，他天天在這裏嚷着要找到那秘密。」武士長說着，又叩一個頭。

「那不得了。他要是活着，一定會煽動了更多的年青人來和我作對，他說不定真會找到那秘密的。」皇帝馬上露了一點驚慌的樣子。他摸着八字鬚，沈吟了片刻，便接着對武士長吩咐道：「把所有的年青人馬上給我關起來。這個辦法最妥當。還有這裏的武士每個人記一大過。」

「是，謝皇上的恩典。」武士長說畢又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響頭。

皇帝向我露了一個瘳笑。恰恰這時候從裏面送出了一片「打倒」的呼聲，聲音很雄壯，使得武士們馬上警戒起來。

皇帝膽怯似地向四周看了看，便掃興地拉着我走開了。

「我父親究竟在哪裏？我什麼也不要看了，我要見我父親去！」我走在階梯上不能忍耐地叫了。

「你不要著急。馬上就到了。他就上面的那一層。你馬上就會看見他。」他拍着我的頭安慰我道。我注意到他的臉上現了一團陰影，我纔記着他好些時候不曾哈哈大笑過了。

我們到了第二十一層塔上。這裏似乎比較清靜一點。武士的數目也要少些。

「他們怎樣了？」皇帝急切地問。

「七個人裏面死了四個。」武士長恭敬地回答。

「沒有說出那祕密嗎？」

「任是怎樣威嚇和勸誘都沒有用。他們臨死也不肯說一句關於那祕密的話。他們似乎並不知道那祕密藏在什麼地方。」武士長深深地俯着身子，不敢擡頭。

「你這蠢材！」皇帝罵道。

「是。」

「今天來的那個人怎樣？」

「他很安靜，一個人默默地。在房裏踱來踱去。」武士長誠惶誠恐地回答。

「父親！」我忍不住叫起來，就掙開皇帝的手往裏面跑。

在走廊的盡頭處一個小房間裏我看見了父親。他垂了頭在房裏踱着。鐵格子門關住他。皇帝帶

了武士來開了門，我連忙跑進去，撲到他的身邊。

「孩子，你來了，好。」父親對我微微一笑，他輕輕拍我的背，拍我的肩頭。

「父親，帶我回去罷。」我拉着他的手請求說，一切的恐懼都飛走了。看見父親我心裏很高興。

皇帝走到父親的面前，指着我对父親說：「我把你的孩子給你帶來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嗎？那秘密藏在什麼地方，你現在可以說了。」

「我不能說，」父親垂下頭用沈重的聲音回答道。

「我給你最大的報酬。」皇帝說着很客氣地微笑了。

「我不能說，」父親仍舊用同樣沈重的調子回答。

「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只要你說出那秘密藏在什麼地方。我只要你說一句話，」皇帝繼續用勸誘的調子說。

「我不能說。」

「但是我一定要叫你說的。」皇帝有些動氣了。

「你沒有這權力，」父親的態度也很強硬。

「我要殺死你！」皇帝氣青了臉，捏緊拳頭在空中揮舞，嚴厲地說道

「父親！我恐怖地叫起來。」

「孩子，不要怕。」父親溫和地看我，一面說話，一面拍我的肩頭。過了半晌他纔掉頭去對皇帝冷冷地說：「我等着你的命令，不過這也沒有用。那祕密一定會被人發見的。我一個人沒有什麼用處。」

「你胡說！限你今晚說出來，不然我就把你送到廚房裏去！」皇帝聲色俱厲地說了以後就大步走了出去。鐵格子門立刻鎖住了。房間裏只有父親和我兩人。

皇帝的腳步聲去遠了。佩劍的武士們在走廊上單調地踱着。此外再沒有別的聲音。父親用憂愁的眼光望我，他許久都不說話。

「孩子，你哭了。」他忽然捧了我的臉溫和地說，使用手給我揩拭眼淚。

我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我知道「送到廚房裏去」是什麼意思，我想起了那一盤深黃色的肉，我什麼也忘記了。

「父親，你說罷。不管那是什麼祕密，你就說罷。你的性命要緊！」我哭着哀求道。

父親微微地搖着頭，他又把我看了許久，忽然我看見他落下兩滴眼淚。他憂愁地說：「孩子，性命是不不要緊的。每個人都要死，我怕什麼。那祕密藏在什麼地方他決不會知道。他殺死我也沒有用處。」

「父親，你不是很愛我嗎？你死了我怎麼辦？你不能够把我孤零零的留在這世界上。你知道我離

不掉你。」我哭着，拚命拉着父親的袖子，就像害怕別人真會把他給我搶走一般。

父親嘆了一口氣，把我的頭撫摩了半晌，然後用苦澀的聲音說：「但是爲了你一個人你就忍心讓我去害那無數的人嗎？這事情我是不做的。」

「那祕密，那是什麼一回事？牠和無數的人有什麼關係呢？」父親的話使我更莫名其妙了，我不知道那祕密是什麼一回事，就著急地叫起來。

「好，我們先坐下，我再和你細細地說罷。」父親說了，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叫你靠在他的膝頭旁邊。他俯下頭望着我的臉，溫和地敘說他的故事，他的神情和平時沒有兩樣。「你把這塊糖喫了罷。」他摸出一塊長條的糖遞給我，我把牠一放到嘴裏，牠馬上就滑進肚皮裏去了。

「從前有一個皇帝因爲迷戀着富貴榮華，到處尋求長生的法術，後來得了一種仙藥，說是喫了可以長生不老，不過這種仙藥不能夠種在地上，必須種在一座高得可以接天的塔裏纔能夠生長。爲了這個緣故，皇帝便建造了一座二十七層的高塔。那仙藥就種在第二十七層裏面。造塔工作是很繁重的，全國的賤民不問老幼，都被徵發來做這工作，全國的大理石和別的石頭都被搬運到首都來了。從最遠僻的村莊一直到繁華的首都，成千成萬的人充塞着路途，都是來給皇帝建造那偉大的長生塔的。皇帝把全國的力量集中來修建這座塔，整整修了十年。這工作很艱難，而皇帝卻希望短時間就

完成，監工的武士們用盡了種種方法來逼工人，使他們中間每年死去了幾萬。然而塔終於造成了。

「塔造成了。皇帝興高彩烈地在塔裏面開盛大的宴會慶祝他的長生。而造塔的工人，這時候差不多已經死光了，就只剩了五個。那無數的人中間就只剩了五個。」

「這五個人在塔修好以後就被皇帝遣派到遠山執賤役去了。他們雖然仍是貧苦不堪，然而他們卻知道一種秘密。這種秘密是那許多建塔的工人留下來的。原來那些工人因為不甘心他們的命運，所以並不肯把那座塔建造得很堅固。他們想出了一個復仇的辦法：他們在一塊基石裏面藏了一張塔的祕密，記載着修造這塔的經過，是用那無數的人的血寫成的。這祕密在過了若干年以後倘使被發見出來，唸一遍，塔就會馬上倒塌，而長生的仙藥也就失了效用。」

「在知道這祕密的五個人裏面有一個便是我的祖父。我祖父貧苦地死在遠僻的山裏，他一生不能夠回到首都來。我父親也沒有這機會。別的四個人大概也是遇着同樣的命運，因為到現在這祕密還沒有被人發見。父親臨死時把這祕密告訴我，像我祖父告訴他那樣。發見這祕密成了我們一家的主要工作。倘使我一生也沒有機會，我就會把這工作留給你去做。」

「但是我卻有機會來到首都了。不過皇帝已經知道了這事情。他知道了塔的祕密，是那五個人裏面某一個人的子孫告訴他的。幸好那個人不知道這祕密藏在什麼地方，所以皇帝也不知道。他下

命令到處搜尋我們四家的子孫，要探出秘密來，都沒有成功。

「這秘密的事情卻因此傳了出去，那般年青人本來對長生塔都沒有好感的，這時候便騷動起來了。他們瘋狂似地到處奔走，去尋找塔的祕密。奔走的結果，是祕密沒有尋到，而他們全被皇帝關在塔裏面。皇帝因此更加戒備起來。他果然把那三家的子孫全都捉到了。另外一家早告了密，受了皇帝的獎賞，被派做了武士。還有一家就只有我和你兩個人。」

「那些人似乎都不知道祕密藏在什麼地方。知道這個的大概就只有我一個。他到底把我也捉住了。他現在要從我這裏找到塔的祕密。倘使我告訴了他，那麼這座塔真會成了長生塔，而那無數的賤民的血也會是白白地流了。」

父親忽然站起來，按着我的頭，嚴厲地說：「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的血管裏有我的血。你老實地對我說：你願意我死，還是願意長生塔永遠存在下去？」

我擡起頭，覺得父親的眼光像針一般刺進我的身上，我不覺戰抖起來。我忘了一切，我瘋狂似地懇求說：「父親，告訴我，告訴我那個祕密。我來做，我來替你做！」

「好，這纔是我的好孩子。」父親把我抱了起來，對我喜悅地笑了笑，然後把我放下去。這時候武士們的脚步聲又在走廊上單調地響起來。燈光有些黯淡。在不知不覺中天開始亮了。

「父親，快，快，快告訴我那個秘密，天亮了他們就要來了。」我着急催促道。

父親往四面一看，忽然變了臉色，從懷裏摸出一把刀來，苦痛地說道：「我已經告訴你了。那秘密就藏在你的肚裏。」

他看見我驚疑地望着他，便接着說了一句：「你不記得剛纔喫的那塊糖嗎？」

我聽了父親的話，看看他的臉色，看看他手裏的刀，我馬上明白了一切，我就拉開衣服露出胸膛，勇敢地對他說：「父親，你來罷，我是你的孩子。」我就閉了眼睛不顧一切地向着他手裏的刀迎上去。

「孩子！」我聽見父親悲慘地低低叫了一聲。我想睜開眼睛看他，但我的肚皮發生了一陣劇痛。我忍不住大聲叫起來。我跌倒在地上。

「孩子，孩子！」我的耳邊響着父親的聲音。我驚恐地睜了眼睛看，父親的頭俯在我的臉上，平靜地望着我。

「什麼事情？」他溫和地問道。

「你把那秘密取出來了罷，」我關心地說，我還記得那個秘密。

「什麼秘密？你在說什麼？」父親驚訝地問。

「你不是說要剖開我的肚皮，取出那塔的祕密嗎？」

父親不答話，卻微微地笑了。

「你的刀呢？你爲什麼不剖我的肚皮？你剖罷，我不怕，我是你的孩子。」我一把掀開被單，動手解我的衣服，我要把肚皮露出來給他看。

「孩子，好好地睡罷，你又做夢了。」父親微笑地說，他拉開我那解衣服的手，把被單給我蓋好。

「那長生塔已經倒塌了嗎？」我依舊半醒半夢地問道。

父親噓了一口氣，然後用嘆息般的聲音說：「孩子，你不要再說夢話了。長生塔這類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雪還在下罷，外面的風真大，」我也噓了一口氣，我覺得我已經醒過來了。我便放了心地對父親說。

「雪？你這傻孩子，這時候怎麼會下雪？我看你真是做夢做糊塗了。今天剛給你講了一個長生塔的故事你就做了許多夢，」父親愛憐地責備我道。

「是，我今晚做了許多夢，」我含糊地說，我疑惑地望着父親的臉。

「你好好地睡罷，明天早晨我們早些起來一道爬山去。」父親說着，就伸手來摩了摩我的臉頰，

又露了一個慈祥的笑容。

我點了點頭，微微一笑，就瞌睡地閉上了眼睛。

一個題材

張天翼

我到了家鄉的第三天，就有一個禿了頂的老婆婆走來找我，拄着拐棍，把那雙糶子似的腳在地上頓得很響。一進門她就叫起來，那副嗓子跟她那張乾皺的臉很不相稱：

「好啊好啊，回來了幾天了——也不來看看我。你嫌我這個孤老太婆吧，是不是……？」

接着她格兒格兒地笑，肩膀直抽動着，連全身也給牽動得似乎在哆嗦。

「哈，慶二伯娘！」——我這纔認清了她。「怎麼，你老人家健啊？」

這位慶二老娘算是我的一個長輩：轉灣抹角輪起來——我們沾上點兒親的。

於是我記起了我自己的疏忽：這幾天挨家地去拜訪了那些親戚本家，不知道怎麼一來竟把這位老太太漏掉了。

然而她一點也沒有見怪的意思。臉上還是堆着笑，嘴唇翻了上去，讓那片紫銅色的牙牀肉擠了出來。腮巴上幾條皺紋細成了一道道弧線，彷彿要把那張狹臉拉大點兒似的。

「嗯，你認不得你慶二伯娘了，我曉得的。」她說。「翰少爺在外頭發了財——還記得我這個孤

老太婆啊哈哈……」

她不讓我開口，又溜起了她那尖嗓子：

「慶二伯娘倒記掛你哩，俺連常到你舅舅屋裏去問訊……」

不過她還是像別人一樣——向我東一句西一句地問了許多事。她漸漸收住了笑容，用着又恭敬又親切的口氣談到我的父親、母親。兩老在下江住得慣，可見得那是好地方。唉，老太太真是個好人。去年還寄錢接濟過她慶二老娘的。這裏她就將鼻子邊的皺紋抽動了幾下，似乎要表示她的感動。並且輕輕地歎了一口氣，那雙乾巴巴的眼霎呀霎地瞧着我。

我告訴了她我父母親近來的生活。可是說不了幾句——她總得打斷了我，問我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事。提起來總是用着一些尊稱：老太太如今頭痛好了吧？老太爺還常常打牌麼？——雖然我母親從來沒這個病，我父親生平頂討厭打牌。

末了她又笑得滿臉都打着皺。眼睛緊盯着我的臉，稍爲放低點兒聲音，自言自語似的：

「真是前世修來的，唉！在下江發財——真好福氣。」

我也笑起來：

「發財？我又沒做生意，又沒差使，發什麼財？」

「噢」她把臉一歪，眼珠子一斜，叫人想到她幾十年前的那種嬌容。「翰少爺你當我這個孤老太婆是老糊塗啊？」——「嗯，纔不哩。你的事情我都曉得：你寫文章賣大錢。」

過會兒她又告訴我——她是聽我舅舅說的。於是她扭着頸子瞧着我笑。她頸子不過酒杯那麼粗細，那層皮就鬆了勁；打下巴那裏摺成好幾條斜線——一直伸到衣裳裏面。

於是我老實承認了有這回事。可是這種生活是很苦的。

她聳了一下鼻子，乾咳了一聲說：

「嗯，你這種生意總是好生意呀：不要本錢的。祇要幾張紙——這算得了什麼呢……人家做生意總要花一注大花邊，還不曉得蝕不蝕。你的呢——是穩的：祇要寫下子寫下子就賺了一大筆。」

這些話我實在沒法解釋，像她那麼守着三十來擔租穀，放放印子錢的生活，當然會把我這不要本錢的買賣看得非常輕鬆。我知道她看見過那些教書先生做輓聯，做喜對，翻了翻書就成了一副：這麼着拿去賣錢——當然挺舒服。

我祇笑着搖搖頭，一面點起一枝煙來。

慶二老娘接着又問我一篇文章能賣幾個錢，於是緊盯着我——全神灌注地等我回答。她一聽說這價錢大有出入，並且還有白盡義務的時候，她眼角上的皺紋全打起結來：顯得又快活，又困惑。

「那麼——那麼——買文章的是些什麼人呢？」

我含含糊糊答了一句：專門有一種人收買這些東西。

接着我們都閉了會兒嘴。她瞧瞧我的臉，又瞧瞧我吐出來的煙——她那雙長了一層翳似的眼珠子還跟着牠移動，乾巴巴的眼眶似乎有點潤溼。

三四分鐘之後她又乾咳了一聲，舐舐嘴唇，就對我訴起苦來。這些——她顯然是老早準備好了的，來得有條有理，竟像做文章一樣。

「翰少爺你是曉得的：我這個孤老太婆無依無靠，守了五十多年節……」

這麼着一開頭，她就詳細敘述一些我早就知道了的事。

她十九歲上就死了男人，祇留給她三十來擔租穀田。她族上看她立志要守節，於是替她打了個三百塊錢的會——讓她去滾利。誰都誇她有志氣，還有人做詩文捧她，拿她做個最高的道德標準。可是——這裏她眼睛霎呀霎的擠出了點兒淚水，告訴我她日子過得可苦：餓一頓飽一頓的。

「我靠哪個呢……族上講是講要替我撫嗣，我總不能指望靠我的過繼兒子……」

然後十分感動地談到了那些給她好處的人。又恭維到了我身上：把同樣的話反覆了十來遍。這纔四面瞧了瞧，把那張狹臉湊了過來，小聲兒說出了她的要求：

「翰少爺，要請你高擡貴手——幫我這孤老太婆一個忙。你是極容易做到的……」
她緊瞧着我，腮巴上的皺紋在微微地動着——構成了一張苦笑的脸。

顯然她是想要幾個錢。其實我常常聽一些家鄉人提到她的事：她手頭著實很活動。她的佃戶跟債戶都怕她：她那個孤老太婆的身分竟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法寶——讓她把老本在這地方上安安穩穩滾利。

於是我明明白白告訴她：我這回到家鄉來——祇帶了來往的盤費，一個不留神就會動不了身。我並且把身子往後仰着些，爲的要避開她嘴裏那股味兒。

忽然她格兒格兒笑起來，彷彿怕癢似的把頸子縮了幾下。

「不是這個路，不是這個路，」她說。「我怎樣好問你要錢呢。我祇不過請翰少爺幫一個小忙——不費事，不要本錢。我是……我是……」

停停她又放低了聲音，臉子又湊過來了些，叫我不得不站起來。

「我燉好了一隻老雞婆，」她輕輕點着頭，笑得把上唇翻到了鼻子底下。「請你賞個光——到我那邊走一趟，就便幫我那個忙。」

我把煙屁股捻熄，催她乾脆說出來——要求我的到底是椿什麼事。她這纔四面看了一眼，欠起

了身子好叫她腦袋離我近些，小聲兒說：

「我想請你替我——替我——替我寫半天文章。」

什麼！替她寫半天文章！

「你老人家真是……怎麼，到底是……」

她坐了下去。歎了一口長氣，沒命地雲着眼睛——好像是想要用勁擠出點水來。她用種很懇切的聲調談到地方一些紳士，一些讀書的大爺；他們種種地方都幫了她的忙——還是花了本錢的。我要是肯可憐可憐她這個孤老太婆的話，並不要費什麼事，她這方面可得了實惠。

「祇花你半天工，賣出來的錢周濟周濟我，也是積陰德……」

這裏她淌下了眼淚，可是還斜着眼珠子對我微笑一下。她接着又聲明——連紙都不用花我的。她已經買了八張雪白的連史紙。她從來省喫省用，一輩子祇有兩次殺了雞款客，這回竟爲我燉了一隻母的。

她眼睛裏重新擠出些水來，順着原來的淚痕淌到腮巴上。

「翰少爺你還記得不？——你小時候替我寫包，替我寫信，我拿葵花子給你喫的。如今慶二伯娘老了，殺了雞請你都請你不動啊……」

我笑着搖搖頭，一面努力讓她知道寫文章不比放債——說有就有的。有時候簡直一個字也寫不出，現在就這麼着。

「怎麼會寫不出呢？」她問。

因為平日說順了嘴，我不知不覺答了一句——

「沒有題材。」

她要我吧這個解釋明白了之後，她就想要幫我衝破這個難關，用種商量的口氣問我——看哪些東西纔勾得上寫進去。

「那個沒有一定，」我說，眼睛一直盯着她那靈着的眼睛，那副巴望着什麼的臉色。「譬如你的事情——就可以寫。放印子錢，收租，天乾水患——都可以寫。男女的事情也可以寫……」

「真的呀！」她尖叫起來，站直了身子。眼睛在發着亮，腿子似乎快活得在哆嗦。「我的事情我告訴你——隨你要聽哪一樁……來，我那裏有紙……」

「不過——不過——寫出來的怕對你老人家不大恭敬哩。」

「哈呀，翰少爺你真是這有什麼要緊——又不蝕我一塊肉，祇要賣得了大花邊，管牠什麼恭敬不恭敬呢……」

可是我不肯到她家裏去受她款待。她彷彿更加輕鬆了些，也再沒提起她那隻老母雞。她腮巴上刻了許多弧線，儘量把嘴拉開着笑。那古銅色的牙牀肉下面釘着兩三顆牙齒——黃膩膩的顏色上面還有一條紅絲。

我爲了要叫她安心說故事，走去關上了窗子，還把房門也上了門。我又點上一枝煙，把坐着的椅子稍爲往後移了點兒——這麼着她就是拚命湊過臉來，她的嘴巴跟我的鼻子也得保持着相當的距離。我說：

「哪，我先要跟你老人家約一句：你老人家要把人家不曉得的那些事告訴我。大家曉得的事是沒用處的。」

她挺認真地點點頭。嘴唇撮着像個臘雞肫，似乎在那裏用着勁。臉上好像沒平素那麼乾巴巴的樣子。顯然是她這種得意勁兒把她身上擠出了點兒油來。

開頭我就提她的印子錢：我聽說鄉下人叫她做「螞蝗」。

於是她額頭上的皺紋聳動了一下，搖搖腦袋歎口氣。

「唉，那些傢伙真不知好歹，」她聲音也油潤了許多。「他們自己找上門來，人家救他們的急——他們倒不三不四地瞎嚼舌根。我是個孤老太婆。無親無靠，放幾個錢滾滾利息也不該啊？我這個孤老

太婆是……」

我打斷了她的話：

「呃，如今你老人家積上了好多了？」

「嗯——嗯——六……六……唔，五百多。」

「我不信，」我笑了笑。

她右手放在桌上，這裏用來抹抹嘴巴。她咳了一聲，遲疑地盯了我好一會，纔伸長頸子湊過來：

「我告訴人總是講五六百。止是不止的。不過也實在祇有——」她揸開五個指頭擺了一下，又翻了一個身。「翰少爺你祇想想看：我這個孤老太婆要不是留幾個花邊——你看我怎麼得了，不是是……放出去——利息祇要四分，不過講還要還，我不跟人婆婆媽媽的。我這個孤老太婆還能讓人爛帳啊？——幾回一爛我就要餓肚子了……」

聲音漸漸提高起來，眼睛也霎得快了些。

可是這些——還不能叫我滿足。於是我問到一些討債的情形：我聽說大井坳的那個器九獸公是給她逼得自殺的。我要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她搖搖頭校正了我，那聲調就像是談着全不相干的事似的：

「上吊的是器九獸婆，不是器九獸公。這個獸公倒是第二年死的。」

稍爲閉了會兒嘴。她左邊腮巴抽動了兩下，眼睛眯成兩條線，這就把上唇翻了上去，用力得連鼻尖子都打了皺。

「這怪不得我，」她視線打我臉上移了開去。「哪個叫她欠了帳不還——還要罵我螞蝗……我是^不客氣的：你看我孤老太婆好欺侮啊……翰少爺你替我想：七八里路天天跑了去要，他們死一個不還。器九獸婆還講：

「『你老人家不看看——我爐倉裏有沒有貨。一屋人祇有五條性命三條卵，沒辦法祇好拿命來抵……』」

「這是什麼話，這是我管你幾條性命幾條卵呢！我要我的錢：可憐我這個孤老太婆——留着這幾個弔命錢，讓你自用啊……」

「她欠你老人家好多？」

「二十隻花邊，」她很快地說，很快地舐了一下嘴唇，好像怕我發覺似的。「本來我還放不得心哩：器九獸公求死求活着借，作揖磕頭，對着我眼淚直淌。我這個孤老太婆——唉，到底心軟……他還講——他還講——利錢聽我算……」

問她利錢是多少，她就稍爲遲疑了一下，疑神疑鬼地瞧了我一會兒。接着她吐了口膩膩的唾沫，再張嘴的時候——牙齒上那條紅絲可不見了。

「我看他錢要得急，又不曉得靠不靠得住：我要他八分……」

我極力裝做很平淡的樣子。還濃濃地吐了一口煙：爲的怕她瞧出我那副有點不自然的臉色。可是這位老太太很乖覺，她一面緊盯着我，一面趕快改了口：

「不過他嫌太多：減了兩分。」

「後來她怎麼上吊的呢？」

「哦，這個啊？」她忽然把嘴唇撮得像個臘鴨脰，額頭上打起許多橫皺——連眼皮都吊了起來。「這個是——這個是——」她拿這個來嚇我嘛。

「『我祇好上吊！我祇好上吊……』」

「她想喫住我這個孤老太婆！我不怕：我橫豎是個孤老太婆。呃，你想想：我無親無靠的，我總不能讓別個爛我的帳，是不是。哦，上吊——我就嚇死了！」

「『好，我看你上吊！是個人養的就解下褲帶來吊給我看看。我看着我，我看着我——』」孫子纔來解救你哩……吊啊！吊啊！怎麼不動手了……哼，上吊！你拿這個卡得住我啊……叫地方上評評這個理看，你

看我是個孤老太婆——好欺侮，是不是……錢是要還的，上了吊也走不脫：我請司命阿公到枉死城來找你……賤貨嘛，賤貨嘛！有這個本身上吊倒還是個人哩……」

「器九獸婆是個極不要臉的傢伙：她跟器九獸公定了親還沒過門哩，她就已經懷了肚，拜了天地纔三個多月——她那石牙子就出了世。你想想罷，翰少爺……」

這裏她說得挺流利，一句接一句像瀑布似的，一個不留神就得聽漏了一大串。她眼睛沒命地雲着，還拿乾巴巴的右手放到桌上敲着打手勢：原來她頂看不起的就是器九獸婆那種行徑。

「我並不是要叫個個人跟我一樣——死了叫人立貞節坊。我守了五十年節，這些事我怎麼也看不慣……」

她把身子坐正了些，眼睛拚命睜大着，嗓子也給提得很高。可是我不叫她再往下發議論：我祇想聽聽那位獸婆上吊的事。我瞧着她那張狹臉——現在似乎又縮小了些。一面我極力注意我自己臉上的表情，不讓我肚子裏悶着的那些憤怒表示出來。

這麼着她又回到原來的話題上去，敘述着器九獸婆半夜裏到她屋子門口來上吊——可是給別人發覺了。

「那個瘋女人想叫我喫人命官司……哪個也講她不該。地保也說了公道話。我結結實實跟地

保打了個交代：

「『哪，你老人家親眼目見的，鄰居里舍也都在這裏做見證：下回這個女人要是上吊跳河，有個三長兩短——都不干我的事……』」

「那個瘋女人還哭着哩——我怕她！我不管帳是要討的。第二天我又去：少一個爛眼錢也不行！我天天要去，橫豎他們總要折轎錢給我，要抹檯子讓我喫飯……」

她住了一會兒嘴。好像故意要避開我的視線，她把眼睛盯到桌上的她那隻右手。

關於器九獸婆第二次上吊的事——她說得很簡單：

「她在她自己屋裏吊死了：大井坳本來是有吊死鬼的。吊死鬼要找替身總找不規矩的女人，正派人——她摸都不敢摸。所以一個人哪，總要……」

「她家裏不鬧人命官司啊？」

「怎麼不想鬧呢。不過他們鬧不起來：我們家裏解太爺替我講了公話——哪個敢說他一聲不是！」

哦，解太爺，不錯。這是慶二老娘家裏的族紳，聽說他的臉子跟他做的事都很漂亮，甚至於還有許多風流史的。

慶二老娘把腦袋一歪，頸子上又扯起了幾條斜線。眼珠子也溜到了眼角上——斜着瞧着我，並且那張灰色的嘴也撮着，那種俏勁兒簡直叫你摸不準她多大年紀。

「噫，還漂亮哩！」她壓扁着嗓子叫。「頭髮都白盡了，老得柑子皮一樣。他年青時候倒——唵，還出得挺……唉，人倒真是個好人：我那個三百塊錢會就是他老人家出面替我打的，他老人家看我那三十來擔租不夠喫嘛。好人好心——我總是感激的……」

「你老人家田上收的怎樣？」

她立刻裝着副嚴肅樣子搖搖頭：

「不行嘍。天乾水患不用說。有得收罷——穀子又不抵錢。」

其實她並不怕什麼災患：我聽說她不許佃戶報荒。

「那自然，」她說。「那些傢伙沒一個好貨，祇想佔點便宜。呃，良心也要擺在中間，是不是。他們報了荒——我這個孤老太婆喫什麼……這些野種子崽！千刀萬剮的傢伙！他們……他們……」

停停她又把下巴猛地一擡：

「那班子他們竟有人要退佃，要我還他押頭……他們分明要卡住我：看我這個孤老太婆好欺侮，尸框子的東西！哪個曉得人心還沒死絕，解太爺發了脾氣不准！」

「你們這些王八蛋！」他說。他說「慶二太婆當了一世節婦，你們欺凌她啊？」可憐啊！我是個孤老太婆……「你們這些不怕天雷打的傢伙——欺侮她這個孤老太婆！嗯，我拿點子王法給你們看看！看罷！」他說。他說「我看不慣」……

「這樣纔沒事。那些傢伙啊——哼，喫軟不喫硬，他們看我這個孤老太婆好說話，喫得住……」她歎了一口氣，視線移到了牆上。乾澀的眼睛霎了好一會兒，還拿右手背去抹了一下。

我們兩個人都不開口，祇聽見桌上躺着的那個火車錶在滴滴地響。我在打算着——怎麼纔能夠鉤出她一點更祕密的事來，讓我知道她那隱在肚子裏的底子，讓我聽到的某種流言給證實一下。

對方祇時不時瞟我一眼，顯見得是等我發問，並且臉上還有點不安的神色。

過了會兒她眯着眼笑起來，輕輕地問：

「這够了吧？」

我扔掉了煙屁股，笑了一笑。

「寫文章啊？」我搖搖頭。「這些事太不出奇：沒人耍。」

「要哪些事呢，那麼？」

「總要有些男女的事。唉，沒辦法，如今作興這樣。」

「那……那……」

她瞟了我一眼。我視線正注在了她臉上，她不舒服地動了動頸子。她又歎了一口氣：

「唉，真是講了半天還賣不出錢！男女的事我說什麼呢——你慶二伯死得那樣早……」

「噯，不干慶二伯的事。」

於是我又告訴她——光祇寫寫兩夫妻的文章可沒人要。一定得寫些兩個女的爭一個男的，兩個男的爭一個女的。再不然就寫些偷偷摸摸的勾當。這麼着纔煞勁，纔叫人過癮。

我說了就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一個回往，又仆到桌上，隨手拖一本書來翻着。我知道她在盯着我，可是不擡起我的眼睛。

她嘴裏「嘖」的響了一聲，還歎了一口氣：

「真是我五十幾年……我……那些蠢事我怎麼曉得！」

我還是沒擡起臉來，小聲兒說：

「不過有人講你老人家……」

「什麼？」

「你老人家不講就算了罷。不相干。」

「什麼呢？——你倒講講看。」她又歎了一聲。

「左右不過是那些蠢話，不過是講解太爺早年的事……」

「沒得那個事！」她叫。接着斜瞟了我一眼，愛笑不笑地攢起了嘴。「翰少爺你真是！不怕造口孽啊？——我這孤老太婆還那個……那個……」

乾脆我不睬她，祇顧我自己看書——其實我一個字也看不下去。一直到她開口的時候我纔瞧見了她的臉：她在笑着，腮巴上那幾條弧線動呀動的：

「文章你不寫啊？」

「寫不成嘛。」

「嘖，唉……人家造我的謠，這不也能寫啊？你寫我守了五十幾年節，同一隻枯井一樣……」我搖搖頭，表示這件事沒辦法挽救。

「怎麼呢？」她問。

「這是假的。假的——寫出來哪個要！」

她額頭上又打起了許多橫皺來，稀疏眉毛給成了「八」字形。眼睛生了根似地盯着我，好像向

我求救似的。於是我故意避開了她的視線，索性裝個很舒服的樣子坐下，把書舉得高高的擋着臉。接着就來了好一會沈默，連她的呼吸都聽得見。我那個火車錶很有規則地響着：聽來好像一會兒聲音高些，一會兒忽然低了下去。

我感到眼面前有個陰影慢慢伸長了——原來慶二老娘站了起來。

「翰少爺我走了。」

她歎着氣，走得很慢：那根拐棍有一下沒一下地在地上戳着。到了門口她又站住，回過臉來對我笑笑。

「一定要講了那樁事——纔能夠寫文章賣花邊啊？」這裏她臉子又打起了皺，眼睛對着地下雲了幾雲。「我這個孤老太婆命真苦——全靠一些好人幫我的忙。翰少爺你是曉得的：我不打主意留幾個錢——我靠哪個呢……我要是不看錢面上，我是……我是……唉，買文章的人也古怪，怎麼要時與這個……呃，翰少爺，我要是……要是……呃，我一定要講真的啊？」

我放了書，伸了個懶腰。我叫她知道我的意思：反正這文章是她請我寫的，說不說真的——不干我的事。

她向我這邊走了兩步，拿拐棍拄在地上，身子也往拐棍這邊斜着。她問我文章寫了真事——大

概可以賣多少錢，彷彿她要看看上不上算。並且她還講價似地叫我寫好之後拿到頂肯出錢的買主那裏去。她邊說邊走過來幾步，就聲明她是爲了幾個錢——沒辦法，不過這些事她一輩子沒跟誰說過。這裏她臉紅了起來，斜瞟了我一眼，翹着上脣微笑着。

「翰少爺你講罷，你要聽哪樁事，」她坐下來，腦袋稍爲歪着，還衝着我不好意思地「嗤」一聲笑。

我仆在桌上，拿手遮住我的鼻子，偷偷地問她：

「就是人家講的那樁事，你老人家早年的事……」

她扭了一下，頸子上那層乾皺皺的皮也就抽動了一下。眼睛斜着——全露出了黃色的眼白。她笑得滿臉都刻着一條條很深的線紋，那張嘴可還俏勁兒地撮着點兒。

「噫，翰少爺你呀！」她嬌聲尖叫，不過是壓着嗓子的。「噫——噫——那個……那個……真的，祇有一回吧，真的……」

「跟解太爺嘍，是吧？」

「噯呀！——你這個人！」——她格兒格兒笑起來，把右手袖子去擋住了嘴，全身用種不大靈便的姿勢扭捏着。

「那是怎麼個情形呢？」

這時候她住了笑聲，把袖子離開了臉。她把嘴癢着，眼睛很快地霧着，末了她竟擠出了點淚水。她輕輕罵了句「殺坯！」於是湊過臉來，繃繃綽綽告訴我：那回事是萬分勉強的，可是解太爺力氣比她大。

「一個男子漢——我鬪得過他他就……他就……」

她吸着鼻子哭起來，還偷瞟了我一眼。我說：

「哼，他竟強姦……有幾次呢，那麼？」

「幾次——好幾次哩！」

接着她擤了一把鼻涕，把手指搓搓乾淨，聳着肩膀歎了一口氣。嘴裏把說過了的話重覆了一遍：她是不得已纔說了出來的。然後笑一笑，腦袋一偏：

「就寫文章吧……我去買隻雞燉給你喫。」

「怎麼，你老人家不是講已經燉好了一隻雞婆麼？」

「那……那……噢，我說我要去買來燉……真的，去罷，還帶幾張紙去。」

我擺了擺手。她那種款待——我是不敢當的。文章一下子也寫不好，總得想這麼一想。

慶二老娘這纔輕輕似地走了出去，可是半路上又停了步，回頭瞧了我會兒。她翹着上脣笑，舌尖舐舐那兩三顆黃牙。臉子差不離倒在了她自己右肩上，眼珠可斜到了眼角左邊。她小聲兒：

「今天講的這個——你千萬莫告訴人哪。」

一個人的出身

沙汀

我生於一九〇×年。我纔一落地母親就去世了。她生育我太艱難，整整經過了三天。在這苦難的時期中，她自己喫的苦不必說，外祖母還曾經哭昏過去幾次。因為父親從來不管閒，同家庭又不和睦，這老婦人一月以前就包起尿布連襪褲等等，來看護她的獨養女兒了。事先她使自己出錢請巫師打了桃符，臨時更從城裏毛牛舉人借來一把貼滿雞毛的褶扇，後來連鑽子礮也放過了，但全不濟事。我直到第四天纔出人意表地落地，可是人們卻再也聽不見那可憐產婦的呻吟了。

我的幼年大半是在外祖家裏度過的。所以雖是沒有母親，倒也得過不少撫愛。這家人是土糧戶，但卻過活的很灑脫，一點不顯狗相。每年冬至總要殺一兩條豬，新年時堂屋裏的椅子都鋪了朱紅椅披，銅磬擦得亮堂堂的。屋子也大，屋後有橘園，山場外是一片廣大的毛茸茸的草地。我有三個舅父。他們既不讀書，也不耕種，只在趕集日子讓長年擔了糧食，自己挾着雨傘跟在後面。平常就喜歡到草壩裏打兔子。他們都是射擊的能手，同他們出獵真是一樁開心的事。可是我是膽小的，不但連拿了刺條子向芳草籠裏鞭打這樣的小事都不能做，還要騎在長年肩頭上。而一到放鎗我總趕快掩住耳朵。

外祖父不大喜歡我。他很少說話，面孔常是死板板的。但極高興勞動。他每天都要在橘園裏耽擱很久，不是拿那把長柄的小彎刀去清理枯枝，副補樹幹上的蟲傷，便是蹲在樹腳下含了煙管呆望。其餘的時間是靠鴉片煙盤和喝酒。和喝酒一樣，他的煙癮並不大，而且燒法也別緻，錠子小得像糯米，煙裏時常滲合些沈香或單薄的細末。他是有氣喘病的。他抽一錠煙總得費半點鐘，但又並沒悶燈的惡習。他把工夫全用來收拾煙具去了。我一生一世沒有見過像他那樣喜歡潔白的癮哥。

外祖母是個高大善良的婦人，沒有受過教育，但能默誦幾段竈王尊經。她的心地慈軟，一提起我去世的母親便要哭泣。她總相信她是碰着產難鬼死掉的。說是在母親生我時，她曾經把我家裏神龕上的香爐灰用細籬篩過，發現裏面有黑色的小石子，這便是有鬼的證據。她很迷信，不大尊重醫藥。譬如眼睛病了，她就從不請醫生，至多煮個陳艾蛋，用蛋白裹了銀戒指，包在布帕裏，然後浸透艾蕩，在額角和眼眶周圍滲托。但送鬼卻是萬不能少的，總是拿草紙剪一串人物，掛在竈頭口，七天後用香盤送出去。她是老沙眼，所以這種可笑的舉動每年總有幾次。

但在八年以後，這老婦人的雙目終於失明了。那直接原因是我幾個舅父。他們爲那時候的時髦派頭所激引，大家都加進了哥老會。於是順着一般發展過程，不上一年，他們便把大部產業，在那些老賭棍的灌鉛骰子下面犧牲掉了。這家人結果很悲慘，民國七年的一場麻腳瘟幾乎叫全家人絕了種。

依照當日的風氣，外祖母本也一早就有準備的，屋門口用石灰劃了圓圈，小人背上通釘上紅布十字，但這全不中用。連她自己也送葬在那可怕的瘟疫手裏了。但這是她的幸福。我的外祖父，後來還穿着潔白的破衣服，用麻繩做腰帶，在城裏糧市上掌過幾天茗秤哩……

我在外祖母失明的前兩年纔回轉自己家裏來。我們算是鎮上的糧戶，但到我出世時已經是下坡太陽了。祖父已經去世。他們都叫他張盟爺，爲人嚴刻，在鎮上很有權威。許多人都怕他。祖母生氣時常要提起他來，咬牙切齒道：「哼，要是碰在你爺爺手裏呀！」許多人稱讚他能幹，我們的家勢是他興起來的。但背地也有謠傳，說並不是他，而是我的一位姑姑。藍大順造反的時候，這可憐的處女被一位長毛佔有了，於是作爲補償，在敗退時他給她留下一大筆銀錢。可是這是不可信的，因爲鎮上常有人專門製造我們的壞話。

比起鄉下來，這家庭在我是一個陌生環境，起初的日子叫人過得很不自在。人手雖然多，但卻沒有一個人肯照料我這可憐的昏蟲。誰也不關心我，便是十分熱心把我要回來的祖母，也不過在每天給孩子們發散零錢時，也照例給我一分，並且添說道：「快跟他們去書房裏玩吧！」這書房就在大廳上，我們同別人家打夥接有老師開館。但那裏也並不是一個可愛的地方，一樣沒有人注意我。僅是當先生出街去了，我的大哥纔擠眉弄眼地把我招呼過去，還盡力撫慰我，然後拿了墨筆在我臉上胡畫。

我的父親是個懶散而快活的人。他也不大關心我的存在，雖然我是和他同牀睡的。他的鴉片煙癮很大，不常出門，離開煙燈，這世界上似乎便沒有足以供他留戀的地方了。連剃頭的小事也得祖母叫罵幾回他纔肯幹，平常脫掉髒衣服，總是向牀頭被單下一塞，直到所有的衣服都換完了，這纔叫傭人一齊發掘出去洗理。我們鎮上新年時的燈節是頂有名的，劉豐子的東西尤其出色，但我從沒見父親出去瞅過一眼。可是祖母卻極鍾愛他，常常歎息說，要是不停科舉，他至少有舉人的希望。

比起外祖父來，作爲一個癮哥，我的父親是太欠考究了，他的紅木煙盤上常是積滿煙灰，分明有「打石」卻也常用手指裹煙。他有悶燈的習慣，夜裏就更加厲害。一錠煙裹不上三四下，便又閉着眼睛打鼾了。但姿式是不會改變的，所以指爪常給燈火炙傷，而也要被炙他纔會醒轉過來。不過雖是如此，時間一過午夜，他的精神卻又立刻鑽出來了。總是搖頭擺尾地哼唱，或者十分野蠻地叫醒我玩。這時候他的胃口也比白天好，每每親身去廚房裏炒蛋炒飯喫，而且那分量就是一個驕夫也會滿意。他的枕邊時常堆積着糖食、花生和水果，好像雜貨攤子一樣。

想起他這樣地生活，真有點叫人寒心。幸得那時我人還小，瞌睡多，一趟上牀就熟睡了。碰見心情不好他又是不會叫醒我的。他常叫我就穿起衣服，困在他的對面，說是一盞煙燈可以抵得一牀鋪蓋。好在我真也連噴嚏都少打過。我想他的燒煙是由於祖父的原故。他主持過煙膏分局，要找煙土不用

說是十分便當的。我的幾個叔伯大都有這不良的嗜好，每隔三天，祖母便要端出一個紅花磁罈，盛滿甜醬一般的煙汁，向着他們每人分散。有時一面罵道：「我讓你們燒够了好鬧起點吧！」原來他們時常因為用錢不勻吵嘴。

我的孀娘當中沒有誰有這惡習。她們都很嚇怕祖母，她時常惡聲惡氣地警告她們。這是一個矮小的老太婆，背有點駝，隨時隨地都拄着一根斗子很大的葉子煙管。嘴巴零碎，常愛坐在堂屋口的竹椅上指責媳婦們的壞處。她對她們是和對兒子兩樣的，就連她們喫飯也不放心，要去巡視。而且出其不意地去巡視。先望望菜碗，然後是食桌面下的橫檔和衣包，看暗藏得有辣椒碟子沒有，這容易使人胃口放肆的傢伙。她喜歡誇獎自己做媳婦時的勞累。但如孀娘們背地所抱怨：「看你管得到我們一輩子麼！」這老太婆終於給她多年的「痰症」收拾掉了。

我回家後一年她纔死的。除開大伯和父親，她的死沒有使任何人流過眼淚。孀娘們雖也在白布靈帳後面哭過幾次，但那是乾嚎，不過點綴禮貌吧了。至於孩子們，單單覺得戴了麻冠好玩，而且跟着黃麻布僧袍的和尙「遊四門」也是一樁有趣的事。她的喪事很風光，五天的道場不必說，家祭夜裏還從城內買來煙火。是桌面大小的一盆，八角形，弔在臨時搭成的木架上放。煙火燃放過一次，就有一臺紙紮的戲文弔下來，四射出焰光。爲要表示灑脫，便是送半弔錢紙的人家我們也全發孝布。以致「封

齋」的一天，許多爛人都拖兒帶女地跑來喫，有的連喫三次不下桌子。但事後鎮上的人還講我們顯得狗相哩。

在我幼年的記憶中，這要算我們家庭的全盛時期了。但也並不是沒有缺點。祖母纔一落氣，就有嬌娘們爲了遺物的爭吵，其次是叔伯們關於分家的醞釀。祖母共有五個兒子，我父親是老四，他的事我已說過了。我的二爸我要留在後來再講。三爸是個瘦長子，眉目清秀，體氣虛弱，常常顯出一副睡眠不足的神氣。他有音樂天才，各種調門的胡琴都行。我們鎮上來過一班漢中戲班，不上十天，他的陝調就拉得滿像樣了。可惜他有一種壞氣習，在家裏燒煙他是過不了癮的，一定要上鎮口的煙館裏去。彷彿那種腌臢地方的空氣對他特別合適一樣。

么爸是個精壯小夥子，橫眉立眼，看來不大聰明。但卻精於賭博。花牌是紙牌當中極繁難的一種，牌的張數多，合一牌至少千多福，算得人頭昏。這是一個皮販子從河道裏帶來的玩藝，可是我的么爸一學便會。祖母對於兒子燒煙從不禁止（雖然也責斥三爸的亂鑽煙館，說：「家裏煮起煙你不燒呀！」），但對於賭，卻是十分憎惡的。所以每每提起這個渾身充滿活力的青年，她便要悲憤地嚷道：「我清楚，我的家會葬送在這禍害手裏的！」她快落氣的時候他正在一個賭棍家裏擲骰子。當傭人跑去告訴他這惡耗時，他還握着骰子不放，推口道：「你看我就要過『莊』了！」而且也真是過了莊纔回來的哩！

這很顯然，他們全不是家裏的正柱子。至於二爸，也恰如祖母所說，他不過是一片蓋面豚吧了。認真給我們撐持門面的是大伯。他的身材適中，方臉，額頭禿得很高，一副見了使人尊敬的相貌。平常不大說話，這許是因為他口吃的原故。他十九歲就進學，在鎮上當過公事，為人極正派。同志會反正期間，許多人爲了時髦，也是爲了安全，都加進哥老會了。駝秀才入會拈香的時候，聽說還自編了一篇可笑的誓言道：「關聖帝君坐桌桌，下跪弟子桑駝駝……」但大伯沒有沾染過這類事，雖然從此每年依然要給哥老會認點「彩貼」。

我們的家庭經濟全操在他一個人手裏。但直接支配的卻是管帳先生，一個極端狡猾的矮漢，寬皮大臉，癩嘴，稀稀落落的生着幾根鬚鬚。他很得伯父信任，主持着一處大南貨店。除開田產，我們家裏的出筆似乎盡在這引店裏了。祖母死後的風波就是由他起的。一天晚上，么爸和做道場的和尚賭牌九，輸光了，便跑去帳房裏討錢；但對手堅持道：「就叫大老爺來我都沒有！」於是那可憐的孝子打了他兩下，並且跑回來哭鬧了。而他的手足們也都抓起煙杆跳了出來，齊聲嚷道：「唉，母親還沒有落土呀！」因爲么爸一口咬定是受了帳房的欺侮。

這事情自然關係着我的大伯，他也出來了。我們家裏以前也常有吵鬧的習慣，但只要他放開喉嚨，站在堂屋的臺階上責斥幾句，大家便立刻啣着還轉各人的房間去。可是這回卻不同了，他們同

着他對吵。便是平日一切不管的父親，也忽地道出許多不平來，罵大伯耳軟，聽小話，對不住手足。這逼得他只好往復呻吟道：「看旁人笑話呵！」「看旁人笑話呵！」但隨後他也只好同意了他們喪事完結後分家的提議。在這時期中，這可悲的風潮擴大了，我的婦娘們都立刻變成分家的煽動者，隨地喊噎噎着她們所遭受到的待遇。一次哭靈時，我的么婦甚至長聲么么地哭道：「我的媽呀，我連鞋面布都得不着一搭呀……」

然而雖是如此，分居的事究竟沒有成功。他們給親戚們勸轉來了。只是大伯承認了叫管帳先生賠禮，每年公開算一次帳，並且酌量增加每個人的月分錢。他這樣作我相信是爲了大體的原故，因爲如親戚們所說，我們家裏那時已只賸一個空架子了，但這並沒有人相信，尤其是女人。她們爲這一次的風潮所刺激，好像難於安下心去，以後永遠不能停止住她們的小話。而且彷彿大家都變成了這裏的老人婆了，把先前擔任慣了的勞作擱置下來，請了傭人來做。但往後的情形纔更叫人寒心哩！

那最令我現在感覺不舒服的是么婦。她是一個小地主的獨養女兒，面色紅潤，渾圓的像個東瓜。有着雙鎌刀式的小腳，時常把半節鞋跟踏在地下走路。她喜歡喫零食，瓜子從不離口。賣涼粉一叫到大門外，她就要立刻偷跑去門角落裏，一連喫上幾碗。妙在從來不叫肚子痛。她還有一種習慣，常愛向店裏討了乾蝦米來，藏在荷包裏，以致她所有的衣服全沒一個完好的荷包。牠們給耗子做了食糧了。

對於么爸的爛賭她雖也反對，但別的嬸娘們纔一抱怨，她便護短道：「他們燒鴉片煙都燒得哩……」

祖母死後每月她至少要鬧一次。我的大嬸有貧血症，沒有子女，所以有一次偶然燉了個當歸雞喫。這本是她用私房錢買的，但我的么嬸立刻不平了，她坐在房間裏罵了三天，於是伯父也只好叫帳房給大家買了雞來。可是這還不是結果，從此以後，她便任意向店裏討東西了。而且時間一久，別的嬸娘們也都不肯示弱，她們拚着胡花起來。這一個要半斤花魚煨肉喫，那一個馬上也要半斤。就是湊巧碰到喫素，也得取回幾個皮蛋纔肯甘心。她們隨常掛在嘴上的理由是：「你怕家務是我一個人的麼？」不知是由於這些敗家的景象，或者因為在鎮上失掉勢力，大伯似乎沒有原先精神好了。他隨時都焦眉皺眼的，說話時也更加口吃了。但他還沒有清楚他子姪夥的情形。祖母雖然不知道怎樣教育我們，可是每天總要督促我們進書房，打罵起來也沒人護短。但現在是變樣了。我的大哥可以幾天不向書本，隨便向管帳討錢，而且還要到店裏去偷。他的方法很巧妙，用一根鐵絲，一端勾了麻糖，伸進斗櫃裏去，便會把銅板帶起來。他簡直不大避諱店夥的眼睛，因為他們是不會干涉他的。至多笑嘻嘻地哼道：「你再多偷幾個吧！」

我的弟兄們幸得並不全都這樣。但在逃學一類事件上，他們卻又全都變成他的同志了。待到辭退掉那個懂點醫術的塾師就更厲害。憑我的記憶，他們每三天便要逃一次學，還要強制別家的人幹。

那些隨常供他們遊樂的方法，是「撞鐘」「丟窩」這類小賭博，到廟裏搯泥菩薩的眼珠子，或者偷了石灰去河邊淺灘上悶魚。爲鎮上當時的風氣所教養，他們自然也到關帝廟喝血八湯了。因爲這事，大哥還特別買來把匕首，以後就隨時插在褲帶上，裝成一個道地的哥老會員模樣。他是一個結實孩子，濃眉大眼，他在民國十年跟着駐軍偷跑失了……

倒是父輩夥的情形很少變動。父親依舊悶他的燈，三爸照常鑽煙館，而且一手胡琴扯得更進步了。僅只么爸鬧過一場不小的亂子。一年趕梓潼會，官店裏照常把大寶攤擺開了。我的么爸平日是只打紙牌和擲骰子的，但他忽然爲那種宏大的場面所激動，而且覺得坐在「魁申」位子上，含了長葉子煙管，摸着「盃盤」，瞅瞅那些面紅耳赤的賭腳，這絕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於是在旁人的慫恿下，他也坐上了。後來他賭呢說他只搖過一場，沒有多搖。但父輩們不相信。因爲我們上場口的三十幾畝水田，他都全「壓佃」給贏家去了。

我們實行分家是祖母去世三年後的事。這時大伯已死掉了。在死的前一年他被綁過票。這事我們隨即知道是我的表叔幹的，一位破產的鄉紳，曾來我們家裏給祖拜過年。他把他關在茗窖裏，給他糠拌飯喫，簡直當成肥豬一樣。等到取回時，大伯已經瘦得不成人樣了。他死在冬天，雪落得很大，老鴉哇哇地在屋後皂角樹上噪叫。他始終不贊成分家。死的前一夜，還把弟兄們請近病牀邊去，向他們懇

求道：「鬧不得內場子呵！」可是這話一點不生效力，他纔一閉殮，三爸就搬到丈人家裏去了。接着搬出去的是二爸、么爸。

老房子裏只留有大嬸和父親了。我們的房子相當大，前後三進，屋後還有一座荒廢的庭園。我們本有權利搬進正屋裏去，但父親不願意。他一直住在橫屋裏。低矮薰黑，熱天地下有點潮溼。爲了招呼飲食，父親也曾僱過娘姨，但不久便沒人肯幫我們了。所以我常是弄不到飯喫，只好靠門榜坐在門檻上，把手指嚙在嘴裏，一面聽着室內父親的鼾聲。只於有時大嬸肯可憐我，叫我到她屋裏喫一頓。這是一個臉孔平板，但極慈愛的女人，隨常包着整齊的黑布套頭。她喜歡暗泣，比我父親前一個月去世。她死的很平靜。

她的喜歡我是由於性情的原故。和她一樣，我也是不愛吵鬧的。就是遇着痛苦，也不多哭喊，總是默默流幾滴眼淚，長長咽一口氣了事。這最方便的地方是門角落裏，或者柴屋裏面，那些處所除了蜘蛛和壁虎，是不會有生人的眼睛的。更不會惹人笑話。我們兩個人在那空洞的屋子裏共同生活了兩年多。平日都不大說話。就說也很簡單：「太陽又上階沿了哩。」或者，「怕該燃神燈了吧。」但我的父親就連這樣簡單的話也不同我講。他幾乎變成啞子了。他對我只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給我討後媽；雖然我有時多麼願意有個母親呵！……

我有一回曾經大起膽向父親問道：「你怎麼不給我討個媽呢？」他老人家楞了眼睛，黑黃的手指插進長髮裏抓幾下，於是嚷道：「我怕你瘋了哩！」他又嗤嗤地繼續喫煙去了。其實祖母和大嬸都曾對他提說過幾次，但他總推口道：「過兩年再說吧！」他的不續弦有個時期我以為原因在我，怕我受虐待。但這是錯誤的。他不過爲了自己的方便吧了。他死在民國八年。得的是噤口痢，這是一個癱哥送命的絕症。我們也找人幫他渡過煙，渡的人一氣吸完一錠，不把煙子放出，然後送進他的口腔裏去。可是全不生效，他終於眼淚鼻涕地撒手這人間了。

他沒有給我留下甚麼說得上嘴的遺產。如鎮人們所笑話，他把田地全吸盡煙斗裏去了。他們還在他死後編排出一個幻想的故事。說是一天深夜，父親磁磁地挖過煙斗，正想傾出煙糞，我們死去的佃戶王灣毛根忽然擰起鋤頭，從煙斗裏跳出來了；但又立刻反跳進去。於是父親突怪道：「嚇，你怎麼又跳轉去呢！」而灣毛根從內面答道：「你把田吹進來我好做呀！」關於這些毫無根據的話，是我包了拖頭孝，第一次在飯店裏向人叩頭時親耳聽見的。我沒有反駁，因為我怎麼去反駁人哩……

何況我在這世界上已經成了道地的孤兒了……

避

徐 盈

（陳二老爺逃出來避這難關了。）

說話聲、行李搬運聲、甬道中人的腳步聲，一陣一陣地嘈雜便把陳二老爺從夢中喚醒了。他從臥椅上爬起來，揉着眼睛想了想，車身的搖動和機輪的聲響告訴他是在火車上。「到了金埠了嗎？」他自己問自己。天已經大亮了，從車窗裏他看見那好像追着車跑的月亮像個大冰盤似的黃澄澄地直往西方降落下去。

他記起上火車的時候還在下着雨，一上車，便藏在飯車的一個缺光的角落上，他希望不會被人注意。慢慢地，車子便在點點黯黯的路燈和紅帽箍的鎗刺輝煌的影子下開動了，不多時候就駛進到黑暗中。車上人很少，但他的心在戰慄，他疑心每一個同車人都在對他注意着，他不敢看別人，彷彿冥冥中有一隻黑手在緊抓着他自己。可是幾十公里出去，他的內心的緊張便開始在鬆弛了，頭皮也好像不再箍得那麼緊了，同時的，一天的疲勞卻一齊走上他的心頭。他突然想起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便不咳嗽了，於是便又抵償似的咳嗽一番。他聽着那進行中的車輪像一隻催眠的曲子，有節拍地

在敲打，他便緩緩地在音樂聲中被催眠了。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他知道睡的時候天黑下着雨，醒來時候天明亮着大月亮，這場死睡，使他感到是爬進老人的關頭以後，空前未有的甜蜜。

不多時，月亮降到地平線下去，天光大亮了，火車便在朝陽把東方塗成一片紅霞的光線下，駛進金埠車站。這當然是可想到的要引起一陣空前的混亂，陸續地車上卻裝着滿滿的人，都在爭前恐後地要擠下車去，而行李腳夫也在堵滿每個車門，伸着小森林似的手掌在搶行李。等到陳二老爺一歪地走下車時，人已然散了大半，他遲緩地走着，感到久違的渤海灣裏的海風，吹在臉上還是有點冷颼颼地。他沒有一絲兒行李，連那夜間的氈子都是車上的，他很安靜地隨着旅客大隊和那腳夫攬着行李的人羣出了站臺。

站臺外是一片廣場，廣場盡處都豎立着衝天的洋樓，各有各的姿態，各有各的雄偉。有的上面懸着各色的旗子迎風招展，有的還有成串的電燈未滅，依然向着朝日作最後的輝煌。地皮上乾淨得有如塗過油，三三五五的黃樹葉兒風車似地滿地亂轉。都市這時候還沒有靈魂，只有動脈在微顫：那電車已然在叮叮噹噹地出動了。靠在站臺邊是有像軍隊似的很整齊的兩排制服人，各舉着自己旅館的牌號，搖晃着，在向客人致勸，客人假如一點頭，那麼他就離開隊伍陪着客人找車子。大旅館都是各有自己的汽車，塗得花花綠綠地在作廣告，也爬在汽車的行列中很安靜地等候着客人的來臨。

洋車夫則是被驅逐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一排巡警在彈壓着，但遙遠地，人們便可以看到他們探着頭，睜着渴望的眼睛，喝喊着，在向客人們招手。

陳二老爺立在站臺門口踟躕一下，沒有決定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好。若是直接就到學校看兒子（他自己認為既來到金埠，這便是第一件大事了，）時候似乎太早，若是去看朋友，笑話，又不是去訪老鴉，那家也不會高興這魯莽的行爲。想一想，自己這次出來總得避幾天，正好藉這機會歇一歇。意思已決，他便踏上那公共租界的大國飯店的大汽車，他自己拉開車門，走進去。

「還是先到旅館歇一歇，」他心想，「以後再說吧。」

汽車裏已然坐着一對幸福的年青人，正在很親熱地偎依着，兩個臉蛋很緊地併在一起。意料不到有人突然開車門，女的喫了一驚，忙把身體掙出些，紅着臉低下頭去看着自己的高跟鞋，而那男的卻顯出不在意的樣子，揚着顎子，從他的大衣口袋裏掏出銀製的煙匣，很輕捷地拿出兩枝煙來，一枝在嘴邊燃着了給女人，另一枝燃着自己吸，頓時間，他們把自己圍繞在白色雲霧裏。這時候，汽車夫空身上來，車子便開了。

這給陳二老爺以非常的興味。這是在××關無論如何不能看到的。這一對年青人年紀很輕，都彷彿比自己兒子大不了幾歲，看樣子，親暱而大方，很像一對新婚的小夫婦。他不禁想着，再過一二年，

盼望自己的兒子也會有這麼一天，這就是他和他哥哥對於陳氏家門卸責的日子。「陳家的兩房香煙有人承繼了！」人越老，他的這種心思越切急，他決不希望兒子的幼年學自己，一副野馬性子奔山走水，千辛萬苦地爲自己的前途來開拓，不，他絲毫不作這種希望。這，他認爲，在兒子是不必須，兒子的本分就是好好地保守這份家業。可是事情總是難隨人願，兒子自從懂事的時候起，便已經有着一個怪脾氣，他愛孤獨，他不但不玩蟲弄鳥，尤其是怕和一般紳士、少爺們打交道，到大些，這脾氣仍然不改，彷彿更整扭了。連老人他自己，再四揣摩，也總弄不清他這算是一種什麼脾氣，最早還以爲是嬌生慣養，又曾死了母親的原故，可是到後來，他卻看出兒子的確有他自己的見解，固執起來的時候，他總是另有一種大道理。譬如出來升學便是其中一件。陳二老爺爲了這是兩房的獨生子，總不願過分違他的意見，使他不痛快……

看到那一對幸福的年青人在喁喁地情話，陳二老爺又想到爲兒子的婚事自己是曾在暗中起了多少焦急。本來兒子過了十五歲，習慣上以爲到了定婚時候了，多少媒人來來去去地跑折腿，都想從這位財主手裏撈點油水。可是陳二老爺他自己把得穩，××關雖不開通，可是多少次離婚他是見厭了，「這是兒子自己的事，我不管，」他絲毫不管別人是在那裏怎樣地諷笑他，「他自己大了訂，舊也好，新也好，我聽他的，不用你們諸位操心！」慢慢地，陳二老爺自己的確也是有點焦急，就是兒子從

沒有注意到女人的事體。年頭是這樣，到處都是在勸青年人努力救國的大道理，年青人像兒子那樣正是求之不得的，這更使老人也不好意思來啓齒。他奇怪的是兒子已經十八歲了，怎麼還好像不懂這件事情似的。他也曾偷偷地翻過他的書籍（兒子是有大批的書籍），翻過他的口袋裏，並也曾訪問過兒子接近的人，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出一點脂粉的痕跡。這的確增加了老人對於兒子的愛憐，「兒子是真正有出息！可是，唯其是有出息，便越來越使老人擔心了。」有出息的孩子是不長壽的，天……」

看着對面的一對，他心底發着笑。兒子比那對方男人年青多了，可是骨架長得好，若是穿起西裝來恐怕比這男人還要端莊和健康，兒子的臉上從來沒有慘白和淺黃。那女人的確是漂亮，豐美得如同一朵嬌豔的牡丹花，眼睛珠子特別流動得可愛，就像她那耳墜的一對真珠子一般地明亮。態度的溫柔，體姿的輕盈，都顯得是曾受過良好的教養。像這樣的兒媳婦若在別的人家也許找起來艱難，可是陳家若是真想要，那卻並不稀罕，就譬如……」

「哥拉……哥拉……哥拉哥拉……」

像是一陣機關鎗響，使他嚇得不禁趕忙向窗外看：原是海河裏正在過那長桅桿的運貨船，大鐵橋從中間一分爲二的吊掛起來，那電動機正拉着鐵索過滑車，往絞盤上纏繞着，發出了類似機關鎗

的聲響。這鎗響，又把陳二老爺的心情帶回××關去，「不知道那裏今天是怎樣了」這心情立刻使他對於對面的一對厭惡起來，這種多難的年頭來享福，不應該，不應該，也許是浪費着祖宗的血汗錢來人前獻眼，那麼，他自己的兒子又太值得榮耀祖先了。他自己不禁又作得意的笑。

車子很穩地停着了。車門打開，他們一齊出了甲蟲的肚子。冷風颼颼吹着，這時候街上還是沒有什麼人。他們便一齊走進大國飯店的鐵門去。他們一同在櫃房定房間。那一對幸福人卻看定帶着洗澡間的特號房，每天房金十五元，好像對於陳二老爺誇耀似的，對他笑笑，便先上了電梯。陳二老爺心裏在罵着，也定好一間兩塊錢的房間，他上電梯的時候心裏想：「別看我老，我的兒子比你強！」

老人進了自己的房間裏，室內的暖氣把空氣弄得有如陽春的溫和宜人。他便打開白瓷臉盆上的白龍頭，足足地洗了一氣臉，老人還有那種老習氣，把衣服褪下一半來，連着鬚子一齊洗。他喫了一盞茶房沏來的茶，斜依在牀上假寐。但是他的腦子裏卻依然泛着昨天的事情，他不能忘記了：犬養今天去取錢，孫三會不會又上去搗亂？還有那劉校長，含着淚的秀子，以及在洋車上看到的那滿頭是血的洋車夫，這些事情都還沒有結果，「誰知道今天怎麼樣呢？高師爺是不是能够應付得了？」因為心裏有事情，他的精神越來越發清旺，他不能再睡了，他只瞪着眼睛看那東向的雪白窗簾上的日影逐漸增長着，由微黃而鵝黃，由鵝黃而杏黃，一點一點地轉變。他索興立起身，打開了窗戶，呼吸着那冷冷

的都市空氣，看着那一輪赤日的上升，身體光浴在新陽裏，頓時感到一種無比的清爽。

「這裏，還似乎沒有那種憤怒的苦笑，沒那紅帽箍的耀武揚威，矮子也不是一個挨一個地擁擠着，這裏，到底是站在自己的國土了。」

他在樓頂望着地上，穢土車、糞便車來回地巡視着街道，郎郎的鈴鐺響。大小房子的煙突裏這時都在吐出黑煙。遠遠的地方有若干大煙筒是隱約地包在朦朧的朝霧裏，也在噴着黑柱子一般的煙，一陣風，煙又化爲無數碎雲彩四散了。

突然地，四方的汽笛怪獸似的叫起來，長、短、高、低、粗、細、尖、混，各個不同，匯合成一種震耳的聲音，響得四野彷彿起了回聲，而把街市上原有一切浮音壓下去。等到這吼聲將近尾音了，不知道是從那裏出來的女工，成羣結隊地隨着這條街道，正在陳二老爺的眼下走過，她們越聚越多，絡繹不絕，她們把電車路阻塞了，電車頻頻地響着「叮叮」，也不能夠衝出路來。這羣女工像潮水一般地走着，成羣結夥，衣服是既污穢且襤褸，補綻上面羅着補綻，一件衣服上有着各色的布，手裏有的提着籃子，有的提着飯匣，有的便把乾糧包在包袱裏，挾在腋下；大部分是寂寞的走，她們或許在回憶着好夢，或許在掛記着孩子，或許在盤算着全家的生計，每個人的心是沈重的。說話的人也是在低低地談着「夜工」、「加工」、「不給工錢」，臉上一律很嚴肅，老年女人一壁走一壁咳嗽，好像是女工隊中的進行曲。

陳二老爺忘掉了寒冷的看着，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他忙縮頭回來，滿面掛着同情和悲苦，「真是苦！」他自己搖搖頭。一會兒再看看，街上的工人過盡後，又是帶着書包的學生紛紛充滿在街頭了。

「我還是看炳耀去。」他想，「就在他沒上課前，也正可以談一談。看看他，我放心了。」

他決定了，便不再延遲。他立刻穿好衣服上電梯，降到門口，便出去，隨便坐上一部車子，飛也似的跑向金埠中學來。他這時忽的卻又不願意立刻就到兒子跟前，他的多慮的心裏充滿了幻想：不知道兒子是肥胖了，還是瘦弱了？也許正在鬧着病呢……他不敢往下想了。他乞禱着一切神佛保佑他。

滿街的行道樹葉子落得到處都是，清道夫正在成車的打掃着。金埠近來建築得非常整齊，某地屬於某租界只能從警察的衣服上代表着。只要是衣服形式變一下，帽徽變一下，便知道是又到了另一個新的租借地了。租界區的建築雖然整齊，可是繁華彷彿已在那裏逐漸凋落着，大路的轉角處，卻重重疊疊地黏着吉屋召租的招貼，商店的大門的玻璃破了沒人補，任牠通風，若干鋪戶的油漆剝落了，沒人去修理，門在緊閉着。人看來是少了，野狗反而多起來。一所遠望着龐然的建築，近前看，卻是塵封着。比較好的是×租界，×租界自從九一八後沒了人，但現在又恢復了，那些花花綠綠的御料理店門口都特標着歡迎「中華人士」的牌子，多少×貨都改了牌子放在貨窗裏……等到繁華地域過去，經過一點郊野，小河中央，大操場中幾座高樓，那就是金埠中學了。

學校裏面正在鏗鏘地敲鐘，操場上的學生立刻散了大半，陳二老爺眯着老眼看了半天，他希望兒子是在操場裏邊。到最後，他只好慢慢踱到立在大操場中心的大樓下，找着了號房陪笑說道：「學生都上課了嗎？剛敲鐘……」

「不，」號房說，「那是喫早飯……」

「我是學生家長，請你找一找陳炳耀說話——」

「陳炳耀今天請假，他剛走——」號房很隨便地說。

「您，您，」陳二老爺奇怪了，驚訝地問，「您知道他到那裏去？」

「聽說，」號房看了看對方，覺得對於家長說了不礙什麼似的，「大概是航空學校今天考試，去了好些學生呢……」

大樓裏面有人喊校工，那人忙着點點頭，說聲「您可以到會客室歇歇再走」，就趕忙應聲進去了。

陳二老爺突覺得頭上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似的僵立在那兒，他的憤怒使他戰慄起來，「這孩子，」他嘴裏說着：「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總是把他的熱望浸在冷水裏。他轉而又想，到底是天保佑，使他被逼着來一趟金埠，若不然，自己還是迷在夢裏以爲他還在好好地念書，誰想到……

他走進了那個掛着客室牌子的屋裏，就利用那裏的紙筆，以顫顫的手只寫了這麼幾個字——

「航校不准考，速來大國飯店一三一號見我——父字」

把這條子交給號房，又親口囑咐一番，他纔又出了校門。四野靜靜地，日頭高高地，學生已經全在上課了，而自己的兒子說不清現在正在做什麼，他又覺得身子戰慄起來。

「現在到那裏去呢？」

想了又想，纔決定去拜訪兒子在金埠的保證人張銘川。他是自己從小的好朋友，他們一起下關東，一起混營盤，一起打鬍子，並且在××兵變又一齊發了點財。這以後各自回家改活計，張銘川本是金埠人，回來以後，花了一筆錢財買地皮，居然也就一帆順風地發了財。陳二老爺每次到金埠，總不會忘記了這個老朋友，這次兒子的轉學，也會很蒙老朋友的關照。

於是他就又叫部車子拉着去找張銘川，一路上，內心是憂愁和激奮在交戰，他是什麼都沒有看見。一直到車夫氣噓噓地問他門牌時，他纔知道了目的地，他下了車，便去拍着「詩書繼世長」那扇門的門環。聽差出來開了門，很意外地喊了一聲：

「陳老爺！您什麼時候到的？」

陳二老爺點點頭，問聲「老爺起來嗎？」

「老爺早起來了，他近來不舒服，現在大概還在佛堂……」

因爲是老朋友，陳二老爺照直走到客廳裏等候着，他拿過橫在桌上的旱煙袋，像對他發脾氣似的敲打着，吸畢一筒又一筒。他覺得眼前的東西花花綠綠，一點不是正經顏色，而耳朵裏時時嗡嗡作響，彷彿就是那飛機翱翔聲。

過一刻，張銘川咳嗽着從裏面出來了，小矮胖子，頭髮鬍子完全雪白，可是精神很好，走起路來腳步矯健非常，手裏托着水煙袋，一搖一擺地走到客廳門口就using着洪亮的喉嚨說：

「華甫，那陣風把你吹來的！」

陳二老爺勉強站起來「哼」了一聲，又坐下了，臉上沒一絲兒笑意，他理着他的落腮鬍子裝坦然，可是他禁不住他的手在顫。他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張銘川的黃臉，期期地說：

「大哥，你怎麼給我看的炳耀？你知道，他考——考——考航空去了！」

「什麼？」張銘川把水煙袋往桌上一頓說，「上星期他還來着，他怎麼沒說，考航空，你聽誰說？」

「我從學校裏來——」

「華甫，」張銘川搖着肥頭在沈吟，「孩子有志氣本來是好事，就是——」

「你不知道陳家就是這樣一個孩子？」陳二老爺瞪着眼睛搶白他。

「老弟，你等我說完就是啊，就是因爲你的孩子，我不准他太任性，孩子沒離開金埠吧，什麼事有

我的，別著急，我要是不把好好的孩子還你，以後我不姓張，這行吧……」

在血管中的那點軍人性格發洩過後，陳二老爺有點追悔過去的魯莽了，孩子不好本是自己的事，又怎能向着別人發脾氣。想到此，他就着這句話的臺階就下一跪，「大哥，謝謝你，」他說。

張銘川趕忙扶起了那個仍然在發顫的身體，也在半開玩笑地說，「只要你肯收了那張喪門神的臉子，我倒得謝謝你……」

一個長時間不見面的老朋友聚到一起，慢慢地心便又融合成一個了。大家有說又有笑，彼此縱談着各人的近來的經過。張銘川慨嘆着「完了，」什麼都是「完了，」他的房產「完了，」他的地畝「完了，」他的買賣「完了，」他恐怕不久中國也「完了」……「完了。」

「我的房子完了，都成了白給他們蓋的，」白髮老頭子搔着頭皮嘆息着。「一條胡同全成了高麗棒子的窩，你去收房租，他拿着棒子把你打出來，一家沒搬走，就把新的找來了，三年了，我沒有拿到一個銅板過。我的買賣供給××軍的雜貨，積了兩千多塊錢的帳，前兩個月，軍隊開拔了，去要錢，他媽的完了，他們會喪盡天良的不認帳！我的地畝更不用說，更完了……」

陳二老爺也是很激奮告訴着他當了一次商會會長開了一次大病的經過。他坦白地說出盤收犬養當鋪的變化，老夥計孫三勾結浪人的惡詐，××隊長的狡猾，以及那羣紅帽箍的無孔不入的爲

惡，最後又說到他這次的「被逼出走」——

「尤其是那個僑民義勇會，」他恨得咬牙，「這羣無惡不作的傢伙，你聽啊，他們把東亞人分作四等：第一等，××自己；第二等，高麗人；第三等，滿洲國人；第四等，我們中國人。他們根本沒拿中國人當人待，在街上，他看着那個人不順眼他就拉着走，這人也就不回頭……」他的眼前又彷彿看到那顆浴血的頭。

兩個老軍人的熱血對流着，燒得臉蛋都有點紅了。

「孫三說我接濟義勇軍，」陳二老爺鄭重地說，「我氣起來的時候，我是要這麼作，不但接濟，拚着我這條老命也去作！我不是捨不了那點家業，我總是爲了這孩子，每一想到孩子身上，我的火力立刻就冷下半截……」

「不錯，」張銘川也在搖着頭說，「人老了總是這麼着，想當年，咱哥們誰信過鬼啊神啊的，可是現在，老兄弟，不瞞你說，我是天天陪着呂祖爺。你知道扶乩吧，祖師爺的話真有點未到先知的靈驗，叫你不能不信服，你要肯，我可以替你問問什麼時候能消了災，也許呂祖師爺一高興，說你有緣，賞你一副對聯也是說不定的。他老人家最愛結個文字緣，寫啦，畫啦……」

他們慢慢地把激奮減消下去，心境中又爲渺茫的事情代替了。每個歲數大一點的人的腦子中，

虛幻故事談起來是沒有完的，何況他們是老朋友，而陳二老爺的心靈又是太虛空，急待有點東西充實起來，張銘川希望着自己的「完了」信仰也同時是老弟的信仰，他自己自然講解得更更賣力。

這白天，陳二老爺便留在張家沒出去，他曾再三地說怕兒子到飯店找他去，可是張銘川說：「我已經叫聽差去電話給學校，叫炳耀回來，到這裏來，你放心。」陳二老爺便放心地留着了。

一直等到電燈代替了太陽，陳二老爺是無論如何非走不可了。「明天早上我看你去！」張銘川送出大門說：「孩子的事不用着急，我去一個電話給他們校長就完事大吉！」

陳二老爺呼吸着夜風很高興地回到大國飯店裏。下了電梯，茶房迎上來說：「陳先生，你房裏有客！」陳二老爺忙用着最大的速率趕進房裏，因為他已經知道這「客」是那一個了。

走到門邊，他踟躕一下，就猛然推開門，果然是兒子，坐在那裏正看書。兒子聽門響，喫了一驚似的擡起頭，「爸爸」笑了，站起身來。

「……」陳二老爺悲喜交集，他不知道說什麼好。

「爸爸，你病好了嗎？你比夏天又瘦多了！」

陳二老爺還是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走近了兒子身前，拉起兒子一隻手，他感到手又在顫，眼角也在發熱，他不是父親，他好像是母親。「你也瘦多了！」

老人撫摸着兒子的額，兒子的頰，兒子的臂，兒子的手，嘴裏頻頻地說：「瘦了，瘦了。」他心裏感到無比的安慰，這是人間至聖至大的愛情。兒子低着頭，也在激動着感情。

「你不知道我在張伯伯那裏吧？」

「我知道，」兒子的聲音比父親的還洪亮，「他去了電話。」

「你爲什麼不去那裏找我？你這孩子……」

「我怕聽，」兒子笑了，眼珠裏在發光，「他那口口聲聲的『完了，』我是說『完不了』的一個
人……」

陳二老爺擡起頭來，「兒子，還是兒子那老脾氣啊，」一身的黑軍服、皮帶、裹腿、光頭皮、微赤的頰、端正的口，由那雙光明的眼睛可以見出有一顆在燃燒着的心。這分明是自己少年時候的氣概，可是慚愧，自己少年時候卻缺乏這點新少年的志氣。他便又緩緩地把頭低下去。「兒子，還是兒子啊，」他又想到同汽車的一對青年人。

小

花

「爸爸，你不主張我考航空嗎？我早就知道你不主張的，我所以不先告訴你。不單你，誰我也沒告訴。——爸爸，我這麼想，中國政府懦弱，中國的年青人可並不懦弱；爸爸，你懦弱，你的兒子可不懦弱；你自己懦弱，你不能够讓別人跟着你懦弱。爸爸，你的兒子是兒子，別人的兒子也是兒子，你心痛自己的

兒子，可是多少別人的兒子連狗也不如——你忍心嗎？中國這樣了，你犧牲一個兒子算什麼……」

「孩子……」老人流起淚來。「我死……我死……我死了你再去……」

沈默了半天，父親的淚乾了，兒子的眼睛卻潤溼了。

「爸爸，」兒子說，「實告訴你，我的眼睛不行，失敗了……」

「真的——？」謝天謝地！

兒子又從口袋裏拿出一封電報來，說道：「我忘了先給你這！」陳二老爺心慌了，忙拆開看，手又作顫。那上邊的字已經譯出，是——

「事已過，元亨又有故，請速歸，高。」

送走了兒子，這一夜他睜眼到天明，「元亨關門了嗎？」總在他腦子裏轉來轉去。「自己的鋪子又出了麻煩，這還能躲到那裏去！」

「感同身受」

聖陶

「今天纔到」

「剛剛到。一到就跑到書局裏來找你。」

兩隻右手拉在一起，似乎要鬆脫了，彼此又緊握一陣，這樣三四回，纔真個放了手。

「怎麼樣放了假了？」主人看定滿頭油汗的來客，給他拉開一把籐椅子，讓他坐下。

「放了假了。」來客把皮書包放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下，連忙解開西服襯衫袖口上的鈕扣。對面白牆上，那塊藍地白字的牌子依然釘在那裏：——「同人會客時間務希盡量縮短。」

「到底你們教授先生，」主人也坐下，心裏在想，這回老許又胖得多了，項頸同下巴幾乎分不清界限，肚皮突了出來像灌飽啤酒的西洋人。「你們有暑假，兩個多月儘閒着享福。在家裏閒得不耐煩，又可以到上海來玩一趟，尋點新鮮味。我們可差得遠了：每天只是稿子跟校樣，放下藍墨水筆，就拿起紅墨水筆；冷暖都不管，季節跟我們全然沒有關係。」

「好了，好了，你這話若不是冤我，就是在描摹古代的情形——我說你所說的決不是現在的情

形。此刻現在，誰還能夠閒着享福，誰還能夠尋甚麼新鮮味！我巴不得不要到上海來。我預備考察了上海不景氣的實況，回去寫我的社會科學講義嗎？老林，說也慚愧，我沒有這麼多的熱心。我跑這一趟完全爲了不得已；我來推銷我們的貨品。」

林略微感到驚異，上身不由得湊近一點許，「怎麼你在暑假裏做一點外快業務嗎？推銷的是甚麼貨品？」

許笑了，厚厚的面頰聳了起來。「那裏有甚麼外快業務，只是本行生意罷了。好比你們書局，印出書籍來得想法推銷；我們教出學生來，怎麼好不給他們想法推銷？」

「原來如此，」林點點頭，想自己的思路不免遲鈍了一點。「那末，你怎麼推銷呢？」

「全然沒有把握，只好到處瞎碰。第一個就想到了你，所以一下火車就跑來找你。」

「你說我們這書局裏嗎？」

「是的。我身背上擔負着三個畢業生呢。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共有三十六個。春假剛過去，他們就三天兩頭跑到我們教師家裏來了，『老師給栽培栽培，』『老師，請不要錯過有一線希望的機會，』無非這一套。這一個剛走，那一個又來了，實在對付不了。於是我們十二個教師共同商量，索性把他們平均分配一下：每人三個，各負專責。這一點專責如果負不來，往後怎麼好意思再踏上教臺，受那些未

來畢業生「老師，老師」那麼親密的稱呼？然而一個也難，何況三個？我想，你們書局裏總該可以想一點法子吧？不要說三個，能解決一個就行，還有三分之二我再到別處去想法。報酬也不希望多，有三十塊錢就足够了。三十塊錢用一個大學畢業生，老林，你想，多麼便宜的交易？」

林冷然說：「也差不多。我知道有一個法國留學生，在南京一個機關裏謄寫法文稿件的蠟紙，月薪是三十五塊錢。」

「真的嗎？這且不要管他。你們這裏，添個巴助理編輯，想來總用得着。不是吹牛，我的貨品都刮刮叫：一個是第三名，一個第七，一個第八，他們都有撰稿的經驗，在報紙、雜誌上露臉，也不止一回、兩回了。如果助理編輯不需要，當校對員也行。我知道，校對是一種特殊的技術，不是誰都弄得來的。但是他們願意學習，他們曾經這麼說：『只要是一條出路，挑擔子，拿斧頭，都願意學習。』不然，就是繕寫員也可以。毛筆工楷當然不見怎麼好，幾個鋼筆字卻還看得上眼。總而言之，老林，我的三分之一專責要放在你身背上了。」

許把來意傾筐倒篋說了出來，心頭彷彿鬆快了一點。這纔覺得坐定在這小小的會客室裏，比較坐在黃包車上一路曬過來更其熱不可耐。他就脫下白帆布的外衣，把牠楞在另一把籐椅子的靠背上。身上紡綢襯衫的兩腋部分，各沾着飯碗大的一攤溼漉漉的汗跡。

「不行，」約莫挨延了半分鐘光景，林搖搖頭說：「老許，你沒有留心看報紙嗎？全部書籍對折大廉價，甚麼甚麼書籍八大厚冊十大厚冊，只賣八毛錢一塊錢，這些是今年來常見的廣告。書業正同其他各業一樣，犯着循環系統極度衰弱的病症，不得不一回兩回地打強心針。這當兒，能够支持現局已經算好了，那裏還談得到添人？」說到這裏，就停住了，似乎不願意多說的樣子。

「這樣嗎？」許悵然望着林的大圓眼鏡。

「千真萬真，對於你，還說甚麼假話？」

「唉，這樣的大學教育真糟糕！給一個大學生讀到畢業，公家總得花上幾千塊錢，他自己家裏拿出來的也不在少數，結果連三十塊錢的事情都找不到；還說不上失業，簡直是無業！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

「老許，我的看法跟你不同。我們中國無業的人失業的人不知有多少，而且也不自今日始，好像一直不成爲嚴重的問題。大學畢業生號稱知識階級，受人家注目，他們自己嘴同筆又都來得，他們無業或者失業了，就成爲嚴重的問題。其實，天下沒有一個人命中注定，說是不該無業或者失業的。在身上多花了幾個錢，就能取得『不該』的資格嗎？」

「你那裏來這種冷酷的想頭？」

「並不冷酷」林笑一笑說。「只是公平的想頭罷了。不過這一層也是事實：在先前，無業失業的浪潮離開知識階級還遠一點，現在是把知識階級非知識階級一股腦兒捲進去了。」

「我們也會給牠捲進去！」許呆看着桌子上的皮書包。忽然省悟這樣談下去未免離開了題目，就擡起眼光來，「這且不說。我問你，我的三分之一專責，你們這裏真個沒法可想嗎？」

「在原則上，我自當給你盡力。不妨把三個學生的姓名開給我，先在人事科登記一下，待有甚麼機會，就儘先通知。」

「機會不至於渺茫吧？」許說着，解開皮書包，取出一枝珊瑚色的派克牌自來水筆來。

「老實回答你，你至多只能作十分之一的希冀。」

「我可希冀着十分之十，而且爲期不遠。老林，說一句老套的話，你如果能給我解決三分之一，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午後，許坐在一個大學的會客室裏。白桌布上積着一層灰塵，靠近每一個坐位的部分來給此坐談的人的衣袖管同手腕揩抹得稀薄一點。窗外垂柳上，幾個蟬兒在那裏賭賽似地直叫。

他是來拜訪新接手的校長的，可是校長沒有工夫，由祕書長代見；祕書長楊是許在北京的老同

學，比較校長親自出來少拘束得多。一陣的拉手，帶笑又帶感喟地訴說彼此的近況。接着許敘述自己的來意：推銷貨品，希望解決三分之一，最低限度三十塊就行。末了說：「你們這裏是個新局面，個巴小職員，想來總可以位置一下。老楊，務必請你在校長面前鄭重提一提，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哈哈，『感同身受』」楊的笑聲帶着譏諷的意味。

「你笑甚麼？」許疑怪地望着楊。

「我笑的是『感同身受』這句成語又來了。你可知道，我每天同牠要碰幾回面——不說虛頭，平均總有兩百回呢。牠時時刻刻跟隨着我，一點也不放鬆。此刻我出來會見你，以為牠總該避開去了，誰知牠正躲在你的嘴裏！」

「你的話甚麼意思？」

「哈哈，老許，你怎麼『懵懂一時』了？我說的是每天收到的介紹信，那些信裏百分之九十九有一句『感同身受』」

「喔，原來如此，」許點頭，前額的汗滴匯合成一條小小的河流，流到左邊的眉毛叢中。「那末，你討厭這一句話嗎？」

「不，不。這是一句表示真誠的話，我為甚麼要討厭牠呢？不過來得太多了，教我們簡直應接不暇。」

半個月來，除掉零數不算，收到的介紹信有三千封了。現在又收到你口頭的一封，三千的數目上又加上了。你想，我們應酬了那幾封好？」

「呢，呢呢，」許撮尖了嘴唇，像在那裏呼雞。「竟有三千封！意想不到！意想不到！」

「若說寫信的人，大半像秦瓊賣馬裏所唱的，『提起了此馬來頭大，』最好都給他們應酬一下。但是真個應酬起來，教職員就要比學生多出好幾倍了。而且那裏來這麼多的經費？」

「那末，怎麼辦呢？」許不由得代人家抱着憂慮。

「誰說得出怎麼辦呢？」楊凝視着空間，悄悄地說。

「三千封信可以堆滿一張寫字桌了。如果一股腦兒交給老林，由他的書局付印出版，題名就叫『感同身受』，倒是一筆好生意呢。」許自己覺得這個想頭很有趣，嘴裏說了出來，心頭還在玩賞不已。

「你說笑話了，這那裏是處理這些信的正當辦法？」

「老楊，我問你一個題目，」趣味的心情像輕風一般一拂而過，許的聲氣又轉得嚴正了。「大學教育到底有甚麼意義？」

「你的題目太大了。」

「不是太大，是太含糊了。我可以換一個說法：像你同我，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且不說大學造就出來的人無業失業，現在假定他個個都像你同我，大學教育到底有甚麼意義？」

「這樣的時候，大學教育的意義就在推廣大學，直到滿中國都是大學為止。若不是滿中國都是大學，那一年一班班的畢業生到那裏去充當教授和祕書長，像你我一樣呢？」

「這不就等於說並沒有甚麼意義嗎？我每逢上課，提高了喉嚨直喊，一班學生眼睛光光的望着我，我彷彿看透了他們的心；他們在那裏想，『你只爲四塊錢一點鐘，不得不猴子扮戲給我們看。』唉，沒有意義！同時我也看見了他們全部的命運；他們壓榨了家裏，壓榨了公家，來在大學裏消磨歲月，結果成爲銷不出去的呆貨，累我在這樣的大熱天，不得不趕出來當義務跑街，到處兜銷。唉，沒有意義！」

「你不要一味悲觀。我告訴你，大學教育還有一種意義，就是養活一班要喫飯的教職員，像你同你；不過有個條件，要不欠薪，如果欠上半年四個月，這種意義就差得多了。哈哈，這都是說笑話。從嚴謹的方面說，我們總希望中國慢慢地好起來，一切事情都走上軌道；這巨大而艱難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大家來擔負，而大學就是這批有用人才的製造所。怎麼說大學教育沒有意義呢？」楊這廝說，眼睛裏放射出閃耀的光彩，好像正對着初升的太陽。

「你倒有這樣的確信，」許看定他那老同學的帶褐色的臉。「我可拋不開我的懷疑。我總覺得

我在做一樁無聊的事，如果有甚麼途徑讓我擺脫，就好比登仙了。」

「老許，你怎麼也陷落在『做一行怨一行』的老套裏？不要怨吧，三千封信裏提起的那些人物，正在追逐那無聊的事呢。」

「我這第三千零一封的口頭信，大概是沒有甚麼希望吧？」許這纔從無端的感慨裏溜回來，歸到特地跑來的初意。

「這實在難說。總之我給你在校長面前鄭重提起就是了，你的希望是解決三分之一。」楊的聲口頗有點慷慨千金的樣子。

「那末，我走了。」

許從大學裏出來，意興有點闌珊。一輛公共汽車正在站上停住，他癩癩地跨上去，不顧皮墊子曬得燙熱，就像看見了沙發一般頹然坐下。一顛一顛直到新世界，他纔下車，在人行道上往東走。一幅「關店大拍賣」的市招引動了他的注意，他一看，是一家皮鞋店。男鞋、女鞋都是挺「摩登」的。再向前走，看見一家綢緞店門首立着兩塊紅紙黑字的廣告牌，都歪歪斜斜寫着「買一尺送五尺」六個大字。他覺得這種算法很有奇趣，不免站住了望那店裏，卻見一個店夥在打瞌睡，兩個店夥在吸紙煙

養神。

一家發售航空獎券的店裏點着大紅蠟燭，高高地供起「二獎誌喜」的金牌；獎券像洗衣作曬在場上的被單一樣，一排一排掛在橫空的繩子上，給電扇的風吹着，只是拂拂地飄動，彷彿在向人招手。許又站住了，他心裏想：「如果花十塊錢買他一張而中了頭獎，那時候應該怎麼辦？啊，我一定帶了這筆錢去做海外寓公。中國到處是烏煙瘴氣，桃花源只好到海外去尋。美國不行，他們鬧復興只是一個夢。英國、德國、法國也靠不住，只看他們念念不忘軍備就可怕。倒是幾個小國好，瑞典、挪威、丹麥，都是一派太平景象。我就任選一國住下，一輩子不再買回來的船票。我想他們一定歡迎我，我是帶有幾十萬塊錢的寓公呢。」他彷彿嗅了橄欖，嘗到一種清涼的甜味。但是他並沒有真個買他一張，只一路上體會着這種甜味，回到了四馬路振華旅館。

擦過臉，揩過身，換上一件汗衫，身上爽快了不少。然而暮色漸漸籠罩下來了，他的心就給一種倦意一種悵惘之感蒙住，剛纔的甜味早已溜到不知那裏去了。

他躺在牀上想：「奔走了一天，看來完全是徒勞。明天、後天再去奔走，又那裏一定有把握！昨天晚上車的時候，他們三個的幾聲『老師，費你的心了』是從心底裏湧出來的；他們的眼角裏彷彿都含着眼淚。我回答他們說：『你們放心回去吧，』這顯然有點義士的風度，等於說包在我身上。但是事實

上那裏包得來呢？如果回去是兩手空空，他們三個將要傷心到何等程度！如果幾個同事倒很有點成績，那更……啊，不堪設想！」

他忽地站起來，開亮了電燈，伏在桌子上寫信給在北平、天津、杭州、廣州當中學教師的幾個朋友。寫到「若蒙玉成，感同身受」的文句，不由得想起楊所說的「又來了」就停了筆望着電燈出一會神。

三四個褐色的小蟲不歇地向電燈飛撲着。

光明到來的時候

茅盾

「朋友這，這是什麼嘯！我好像看見一點什麼了！紅的、綠的、黃的、小小的、圓圓的、尖角的，在那裏跳！跳！」

「可是我並沒有看見。你在那裏做夢！」

「不是夢！你說，怎麼會是夢呢？我咬我的指頭，我覺得痛！朋友，這又來了：紅的、綠的、小小的，在那裏飄浮，在那裏跳躍！」

「那麼，一定是你的眼花！我們小時候一閉了眼睛就會看見一些眼花；五彩的光圈，五彩的線條，旋轉，舞蹈！我們做了大人後就沒有這些眼花了。你比我年青些，也許你還有——」

「年青些哈哈！」

「笑什麼！你還能夠笑？」

「呵呵，我笑了麼？因為我又看見那些小小的、活躍的東西了！紅的、綠的！這回比剛纔更加多了！一點也不含糊，更加多了！更加活躍！」

「全是夢話，全是幻想！你還有心情說夢話，唉！」

「當真你一點也不見麼？這是可憐的朋友，你到我這邊來，就看見了朋友，這是我手。你扶着我的手過來罷！朋友，當心着跌交！腳底下有坑！朋友，這是我手，我的臂膊！你的呢？你的呢？」

「你的手多麼熱呀！」

「我全身的血都沸滾了！你想，一向是無窮無盡的黑暗，墳墓一樣，而現在我看見了有一些活躍的東西，彩色的東西了……喔！你踩了我的腳！哎！這毛茸茸的就是你的頭麼？哈哈，你抱住了我麼？我們緊緊地抱着罷……現在，你看，這不是麼？紅的、綠的、呵呵！」

「可是我眼前仍舊一片黑暗，黑暗！」

「這就怪了！——哦，不要動！是我的手！你不要怕！這是你的臉麼？這麼着，不要動！你朝前看呀！朝前看呀！」

「哈哈，我也看見了當真！」

「可不是紅的、綠的，蚊子一樣的，在那裏飛舞麼？」

「是呀！像一支軍隊，牠們跳躍着擁上前來呀！呵呵，牠們像從天上來！牠們排成一直線來，沒有一點彎曲！多麼美麗！多麼活躍！多麼勇敢呀！」

「而且牠們不退縮！往前衝，往前衝！哈哈！兩個碰在一處了！變成大一些的一個了！又分離了！仍然往前衝，往前衝！喂，朋友！你猜來這是什麼……怎麼你不說話？你睡着了麼？嘿！你會在這些美麗的活躍的現象面前睡覺！」

「胡說！我在這裏想，我在這裏想呀！」

「又是想了！空想家！」

「不要吵！我在這裏研究呀！」

「又是研究了！研究系！」

「不要吵，行麼？這是一個現象，總得研究！我要研究牠是不是我們那視官的幻覺？是不是就像我們小時候那眼花，我要研究牠！我們不能隨便輕信，隨便盲動，隨便上當！」

「你這懷疑派！難道你覺得那黑暗還不够久長麼？」

「不要吵！研究出來了：這是一道光！」

「一道光！？」

「不錯，一道光穿破了這黑暗的！一道光外邊天亮了，而我們這黑暗的、古老的建築也有了裂縫了！」

「有了裂縫麼？」

「是呀！這古老的堅牢的墳墓早已應該崩坍，早已有了裂縫，而現在，外邊的光明鑽進這裂縫來了！」

「哈哈！」

「哈哈！你還譏笑研究的態度麼？」

「可是光知道了有什麼用？」

「知道了就會發生行動！智慧產生信仰，信仰產生力量！」

「呵呵，那麼我們來罷！我們打破這牢獄，打破這黑暗的籠！這是我的手，我的拳頭！你的呢，你的呢？哦——在這裏了！我們打呀，我們衝呀！好呀！蓬蓬朋友，再用力！蓬蓬呀！你怎麼？」

「我的手痛了！喔唷！膩膩的東西！我相信那就是血！我已經受傷！」

「咄！你一說，當真我也覺得有點兒痛！我這也是血罷！然而朋友，不要畏縮，不要灰心！你想想，外邊已經天亮，而且光明像一枝鎗，像一枝尖頭的槓，已經打進了我們這黑暗的籠！」

「對呀！那麼一條細光就已經很美麗，外邊的全是光明的世界不知道美麗到怎樣了呀呀！我想着了就快活到全身發抖！」

「可是我痛得全身發抖！一點力都沒有了！這黑暗的籠還是很堅固呀！紅的、綠的更加多了！牠們跳躍，跳躍！」

「我也是一點力都沒有了！可是我們的力量本不在拳頭而在頭腦！」

「現在卻需要拳頭！」

「可是我要休息一下。那裂縫總是愈裂愈大，我們且等待一下，到時機成熟再動手罷呀呀！多麼美麗，這一道光！然而還只得指頭粗細那麼一道！」

「哎！我手腳都軟了！不知道是爲的疲倦呢，還是爲的快樂！我也只好歇一下。朋友，你不想大聲叫一下麼？我們大聲叫呀！多麼美麗！光明在前面不遠了！朋友，我們擁抱罷！我們要唱一支歌，歡迎光明的來到！」

一一

「不知道又經過多少時候了，怎麼還沒聽得外邊有響動！我悶得慌！」

「可不是！我的心頭就像有許多螞蟻歷歷落落的在那裏爬！想到外邊的世界已經放光明，我就覺得這裏的黑暗更加不可耐了！先前怎麼會忍耐得下去，想來真奇怪！」

「然而你不要性急，饅頭已經喫到豆沙邊了！你看！一道道的光，更加多了一條、兩條、三條、四條了！哈哈，這光線的網多麼美麗，是奇觀呀！你看這些光線都比剛纔又粗了些了！喂喂，你把你的臉放到那條頂粗的光線裏讓我看看罷！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你我的臉了！也許我們彼此要不認得了！現在，再移近些！喔呵！我看見了，看清楚了你的臉多麼蒼白！就同死人一樣！哎，你試笑一笑！多久我沒有看見人們的笑容了！呸！你這笑不自然，不美麗！可憐的孩子，你連怎樣笑都忘記了罷！你這怪醜惡的笑臉怎麼好到外邊那光明的世界！你用這樣的笑臉去歡迎光明，那是天大的罪過呀！」

「可是你呢？你也把臉放到這頂粗的光線裏讓我看看罷！你會比我好些麼！來，來，這裏！這裏！這裏……！」

「我相信我還不至於十分走樣！」

「咄！別吹牛！哈哈，你還像個人麼！滿臉的鬍子了！還有，——你別動！你不要逃！你是一對紅鑲邊的眼睛！你簡直像個猴子！」

「胡說！」

「可惜沒有一面鏡子給你自已照一照！」

「這也用得到大驚小怪麼？經過了那麼多的苦難，人總不免有點走樣！我比你年紀大些，經過的苦難比你多，可是我的經驗，也就比你豐富了！哎！先前我們那一夥，最早的尋求光明的同志，現在只剩了我一個，怎麼我能够不老呀！」

「就是我一輩，也只剩了個我！前些時還聽得他們在那邊坑裏呻吟，現在好久沒聽到，想來都死了！咄，這殺人的黑暗！可是也快完結了！」

「對了！那個坑！那個殺人的坑！我比你早出世，那時候，這裏還沒有現在那麼黑暗，我看見過那坑的險惡！坑邊是刀山，坑底是成萬的毒蛇——呵！你看呀！這一條光恰就射到那坑邊上了！那白森森的，就是枯骨，那一閃一閃發着紅光的，就是毒蛇們的眼睛罷！呵！你再跟着那一道光看過，去喲！那是什麼？哦，那是吊人的木架子，那是砍頭的大刀罷！呀呀，我現在又看見了這一切，再要我多住一刻當真不行！」

「可不是！看見的危險比不看見的更加可怕！我的心突突地跳！我怕牠會一下裏爆裂了！朋友，不要再朝下邊看了，我們朝上面看罷！不要回憶那些過去的，我們想想那未來的罷！朋友，你總該知道外邊的光明世界是怎麼一個景象！」

「咳，可憐的孩子，你真是太幼稚了！」

「可是也不能怪我！剛剛我懂一點事，黑暗就包圍了我！況且書本子早就被他們燒光了，嚴密的
文化封鎖！」

「哦哦，不錯！那麼，讓我來想一想。哦，書本子上說——」

「怎麼！你也只是書本子上看來的麼？」

「噢！不曉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孩子！除了書本子，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根據呀！我記得書本子上說過——總而言之，是一個全善全美的世界樂園，天堂！」

「說下去呀！我等着你再說下去呀！你說得具體一點兒，不要太抽象！」

「真是麻煩的孩子！那麼，你聽着！從那兒說起呢？一部二十四史呵，有了，你用心聽着！大概是什麼神話上說過，從前世界上有一個黃金時代，那時候，人類不分你我，共同生活，沒有貪鄙奸詐；麪包生在樹上，河裏就是牛奶；沒有主人，也沒有奴隸，平等、自由、幸福！處處是瓊樓貝闕，鳥語花香！這樣的黃金時代，古已有之，而現在回來了，就是那外邊的光明世界！」

「嘖嘖！那纔是人的生活！就在外邊麼？我不耐煩了！」

「呵！你要耐煩點！不是已經試過了麼，我們的拳頭不中用！」

「可是我現在全都知道了，我就耐不住；我想我一定得悶出病來罷。」

「甯甯，快！你不看見這裏縱橫四射全是一道一道的光麼？哈！又多了幾條了！五條、六條、七條！哈！這黑暗的老屋子全是些裂罅了！快了！」

「哈！不要響！那是什麼聲音聽得麼聽得麼？」

「呵，當真！那好像是風罷，呼——呼——的！」

「而且那轟隆隆的，一定是雷呵，風雷！」

「而且還有雨呢！你聽！那一片擂鼓似的聲音！」

「這是少有的大風雷雨！我的耳朵也震聾了！」

「我們說話也聽不清了！呵，這是翻天覆地的大風雷雨！等我想一想：歷史上說的洪水時期也許就是這麼一個樣子！」

「喂喂！你說的什麼紅，紅！我一點也聽不清楚！」

「不好了！地在我們腳底下震動！我想這是火山爆發呵！這一聲！」

「呵！地震雷吼！我還看見了電火！」

「啊——喔——……」

「怎麼！你發瘋？你撲在地下幹什麼呀！看那邊，那邊！一派亮光！一派火光！我們右邊沒有那牢牆了！哈哈！自由光明！可是，噫，怎麼的，我的眼睛——」

「讓我來看火，火，火啊！那裏來的針刺了我的眼睛！」

「天哪！怎麼我睜不開眼睛！我要去歡迎光明呀，怎麼我的眼睛——」

「而且我也是一樣的病！」

「你說，快說！什麼病啊！嗚！風吹得我全身發抖！有什麼東西燙着我的皮膚！而且我的眼睛還是痛，很痛！」

「呃…………」

「怎麼這是你麼？你抱住了我，幹麼你拖我走？你拉我到那裏去呀？天哪！我的眼睛！我怕是盲了不成！……你拖我到那裏去呀？你，你……」

三

「現在沒有聲音了。」

「那蓬蓬地響着的又是什麼？」

「那光景就是大火燒燬了一切的大火！」

「也要燒到我們這裏來罷？」

「光景是要來的！」

「那麼我要去看一看，我要離開這半黑暗的該詛咒的牆角！」

「但是你不怕那邊太強烈的光線刺痛了你的眼睛麼？」

「我不怕！就是瞎了眼睛，我也要去爲了尋求光明，即使瞎了眼睛也值得！」

「但是那邊並不是真的光明！那邊的是地獄裏噴發出來的孽火！那邊一點也不像我從前所讀

的書本子上那些話！」

「你難道能夠斷定你的書本子一定不錯！書本子是死的，書本子不能預言了一切變化！我一定

要走了！你也一塊兒去罷！」

「你的眼睛就能够睜開來麼？我的不行！在這裏，我還覺得眼皮上麻辣辣地有點刺痛！」

「我也有一點兒。但是我想來那是一定不可避免的過程。你想想我們在黑暗中多久了，驟然跑到

強烈的光明下，眼睛總要睜不開，總要覺得痛！忍過這一會兒就好了！」

「可是我不願意。並且我讀過的書本子只許給我自由、快樂，沒有說過先得受痛苦！先要給人痛

苦的，那就不是理想的極樂世界！

「那麼我一個人走了！」

「不行！你不能一個人走！你一定要年長的人給你引路！」

「我不要誰來引路！我會走自己的路！」

「但是你丟我一個人在這裏未免太殘酷！」

「那我沒有別的辦法。」

「你竟說沒有別的辦法？」

「那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你最好再等一下！那邊的大火會把你燒做灰！」

「我就想到大火裏去鍛鍊一下。」

「你這是不知高低的話！」

「哈，哈，哈……呵，雷又響了！這風呀，朋友，快走，快走！這牆也要倒下來了！我扶着你罷呀——」

「哼，哼，可是我當真不行了……我的心好像已經爆破了，我的眼睛也盲了……這變動！天翻地

覆的變動！我相信這一定不是好的正氣的變動……書本子上從沒說過……我當真不行了！我不能

動了我快就要死了！」

「但是朋友，你得努力，你得振作！我抱你起來罷！」

「不成……」

「呀呀！你的臉，你的嘴唇，全都冷下去了，冷下去了！讓我來試一試，還有沒有氣息呀——可是，這牆當真快就要倒了！火，火，也快要燒過來了！哈！來罷！燒燬了舊世界的一切滓渣！來罷！我要在火裏洗一個澡！」